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兒 童 教 育

(中)

阿 得 勒 著

包 玉 珂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第七章 善羣的社會情感及其發展的障礙

在前列的數章中，我們討論兒童的求取優勝的意慾及努力。此種意慾每使個人與團體不能並容。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能於許多兒童及成人之中，發見一種相反的趨向；即他們願意與旁人聯合在一起而通力合作以完成其工作，及使其一己在社會的觀點上成爲有用。這樣的表見，以樂羣的社會情感一名詞概括之，恰正適當。惟此樂羣的社會情感的根源，究又爲何物？關於此點，各家的見解頗有出入。就作者管窺所及者言之，此樂羣的社會情感，實爲一個與人的概念不可分離的現象。

也許有人要問在何種意義之下，乃見得這一種心理的情感，較之求取優勝的心理意慾爲尤屬於本有的。易言之，即此二者的根基究孰深孰淺。對於這一個疑問，我們可以應之曰，在最後的分析下，這兩種心理的趨向，實具有同一的心髓。易言之，即此祇知有個人的求取優勝的意慾，及以社

會爲中心的情感，在人性中實基立於同一個基礎之上，他們均爲一個求取實證的基本意慾的表現。他們具有不同的形式，而此不同的形式，即含有對於人類的本性之不同的內斂的論斷。祇知有個人的求取優勝的意慾包含一個論斷，以爲個人可撇棄社會以爲其所欲爲。至於以社會爲中心的情感，則異於是。他固以爲個人必須依賴於社會之上。就二者的地位言之，社會情感自無疑地較專顧個人的努力爲優。蓋前者代表一種較健全而基本的觀念，而後者則祇爲一種皮相的觀點，雖然就他爲一個心理的現象的地位言之，他在個人的生活中，是較多能遇見到的。

我們如欲求知在何種的意義之下，社會情感有真理與邏輯站於他這一方面以爲其臂助，則我們祇須從歷史方面以觀察人的生活，而即能得之。蓋人自有始以來，即係合羣而生活者。且不僅人類有此種趨向，即以他種動物而言，其中固亦多有斯類的表見者。許多生物因不能個別保護其自己的緣故，常被迫以合羣生活而藉團體的保障以自全。蟻與蜂即爲其顯例。人亦爲個別不克自全其生活之一者。我們試以人與獅相較，即可知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實爲極不安全者。再與其他軀體與人同其大小的生物而言，他們亦多較人爲猛鷲而具有銳利的爪牙角距以事自衛與攻擊。

達爾文觀察到一切缺少自然的防禦設備的生物，多結隊而行。以例言之，大猩猩有強健的體格及銳利的爪牙。他不怕敵人的襲擊，故祇借其偶雙棲於岩谷之中。至於其他較小的猴則多千百成羣，合居於一處。達爾文嘗指出，此組織團體的傾向為一種替代品或補償物，蓋所以彌補自然所留給他們的缺陷，如爪牙翼距等之缺少是已。

團體的組合，不獨足以彌補生物個別所具有的缺陷，同時他更能引導他們以發見新的自衛方法而改善其處境。以例言之，猴之中，有許多羣知道派遣哨卒，以遊弋於其巢穴之四境，而偵探有無仇敵之來臨。在此種方式之下，他們如得警知有危險後，即能彀集合其全羣的力量，以共同保障及維持其生活。充其所得，實足以彌補其各個的弱點而有餘。野兕亦常成羣而行以抵抗其他能力較大的動物。他如蟻知分工，雁能羣遷，推求其原，蓋莫不由原有的機能的不足，及集團組合之知能造成之。

動物社會學家研究諸如此類的現象，而探究其中的意義。他們在斯類集羣而居的動物中，發見各種的支配及安排，就其功能言之，與人類社會中的法律差相彷彿。遊弋的分子必須處於某種

地位以司報警之責。工作的分子必須多方勞動以採集全羣的糧食。他們的一舉一動，均須循固定的規則以出之。任何的錯失及溺職，均全羣共同懲處之。

與此相關者有一件很有趣味的實事，即許多歷史家皆斷言人類的最早的法律，亦為種族的警衛者而設。這倘使為確實的，則我們即可由之得到一幅過去的生活畫，而由之以審知一切的生物如何由其自然的保護自己的能力之缺乏，以引生團體的觀念，而由之以創為各種自衛的方法。在一種意義之下，以社會為心的情感恆為身體上的弱點的一個反映，而與後者為分不開的。就人類言之，其培育及發展樂羣的社會情感的最重要境界，也許即為嬰兒及兒童的無能境界及遲緩發展。

在整個動物界中，除了人以外，我們找不出第二種動物，其嬰以這樣完全無能的境界出生於世界之中。次之，人類的嬰兒非獨最為無能，同時他更須最長的時間以發展臻於成熟。此點並不由來於兒童在長大為成人之先有無窮的事物必須習知。其所以然的成因完全在他的發展形式之中。兒童需要其父母的長時間的保護，以其心理的及生理的組織，皆有如是的要求及必要。反之，兒

童如得不到此種保護，則他們必不能長成，而人類亦早已絕跡於塵寰之中了。兒童的身體上的無能可以作爲一個樞紐，以繫合教育及傾向於社會的心向。教育爲一種必要的活動，蓋兒童的未成熟的身心，非此不足以發展而得其成熟。教育的鵠標由一件事實供給之，即兒童的未成熟的境界，祇能由團體的依賴上克除之。是以教育必然須以社會化爲其中心的目的。

在兒童教育的一切規程與方法之中，我們必須處處以團體生活的觀念及其適應爲前提，而務求有以適應之。我們對於團體生活的觀念，未必一定能殼認識。但我們自有一種意識，以有益於社會的動作爲是而不滿於有害於社會的一切作爲。

教育活動的衡定亦不能越出社會利益的範圍外。我們所以目某種教育目的或實施爲錯誤者，祇因我們判定他們對於社會，將產生有害的影響而已。要而言之，一切偉大的事業及個人能力的一切發展，莫不發生於社會生活的壓力下而循社會情感的指向前趨。

對於此點，我們不妨舉一個例來說明之。試就語言而言，一個瑩然獨處的人物，無須乎語言的知識。但現在人類終乃完成了極複雜的語言。此點即爲集團生活的必要的一個不可否認的明證。

語言爲人類間的一種最有力的結合工具，同時也爲人類的共同生活的一種產物。我們要想了解語言的心理學，我們必須以團體的觀念爲其出發點。隔絕的個人對於語言決不會發生興趣，因爲他們沒有使用語言的必要。興趣的淡薄及使用機會的缺乏，自必影響到語言的學習過程的推進。是以兒童如長大於孤獨的境界中，而缺乏參加團體活動的機會，則他的講話能力的發展，必徐徐罕所成就，蓋所謂講話的能力也者，原祇可於個人及他人的接觸中獲得之及發展之。

通常有一個觀念，以爲善於講話的人，其能力係得之於天賦者。在事實上，這話是不確實的，此中的真正決定因素，實爲他們所具有的社會情感，一般艱於講話或不善藉語言以與人相接的兒童，大都缺乏強烈的社會情感。同時學不好講話的兒童，又泰半爲被寵壞的兒童，以他們的母親在他們有所要求之前，已將一切的事物替他們預備好了。在此種方式之下，他們對於語言的需要是極少的；因之他們直接既喪失其發展語言能力的機會，而間接則併其社會適應的接觸及能力而亦失去之。

若干兒童不十分願意講話，因爲他們的父母從不准許他們說完一句話，或自求其答案。其他

的兒童，則因受到譏笑而喪失其說話的勇氣。過細的矯正及求全的責備，實非指導兒童的適當的方法，但在兒童的教育中，我們卻隨處能見到其使用。他常於障礙講話能力之發展外，更造成一不良的結果。他使兒童發展一種羞辱及低劣的情感，而經久不能排除之。我們時常可以見到一批人的講話，恆以一固定的自慰語發端。例如他們常於講論本文之先，很靦覷的說道：『請諸君不要笑我。』我們聽見這種口頭禪，立可推知爲此言者在年紀小的時候，一定常被人所取笑的。

又如某家的夫婦俱爲聾且啞者，但其子則既能聽聞又能講話。他與其父母間初不能利用語言以溝通意見。是以他每值受有傷害及痛苦的時候，他祇張口作無聲之哭。蓋他固欲其父母知道他的痛苦。惟有聲的宣述，則固無所用之。

人類的他種能力的發展，如沒有社會情感以爲其基礎，亦爲不可能的。例如了解力及邏輯感覺的孳長，均非有社會情感的幫助不可。一個絕對孤立的人，初無需乎什麼邏輯。至少他的需用邏輯之處，決不會較旁的動物爲多。在另一方面，一個人如常與其他的人有各種的接觸與交涉，則他必定需要語言，邏輯及常識以善其事。他必須發展或獲得一種社會情感，此即爲一切邏輯思想的

最後目標。

有時我們見到他人的動作，似乎極爲愚笨，此祇爲我們的主觀批評。我們倘能從發動者自己的個人鵠標觀之，則這些動作實爲很聰明的。祇他們以爲旁人的思想，也一定與他們相同，故卽循己意以作爲。其結果遂使他們的行爲，不能合於客觀的標準，而引起旁觀者的愚笨之譏。此事足以顯示出社會情感或常識的因素，在個人的論斷之中，居於何等重要的地位。在此我們初不必提到團體的生活，如不如此的複雜，及以如許曲折的問題，要求個人解答，則常識的發展，將非必要的事實。我們很可以意想到原始人民之所以逗留於原始的境界中者，祇因他們的比較簡單的生活，不能刺激他們爲較深的思想而已。

社會情感在個人的講話及邏輯思想的能力中，佔有至重要的地位。講話及邏輯思想這兩種機能，可以算爲人的神聖的活動。設每一個人都企圖撇開其所居的社會，而單獨解決其問題，或使其一己的公式，則衝突與混亂立將隨之而作。今社會情感給個人以一安全的意識，而供給他以生活中的最有力的繫維，社會情感固不必卽等同於吾人由邏輯思想及真理得來的信任，惟他

爲此信任心的一個明顯的組合部分，則係斷然無疑者。以例言之，一切的人何以都極信任地接受計算，以致我們廬以可由數字表達者，爲真正真確的？此中的理由爲數字的運用，比較容易傳諸我們的同人。同時他們在心理上的運用，亦較爲容易。對於不能傳諸他人或不能與他人共有的真理，我們難得有甚大的信任。此種思想可推得其起始的認識於柏拉圖的學說中，蓋柏拉圖固企圖以一切的哲學基築，於數字及算學之上。同時他又要求哲學家復歸於其岩穴中，其義即謂哲學家必須與其同人共同生活。由此我們更可以知道社會情感的重要。蓋即以哲學家而言，他也不能不由社會情感而來的安全意識，以繫維其生活。

缺乏此種安全的情感，兒童每於其行事中顯示出之。當與人接觸，或須自行發動以執行某種工作的時候，這樣的兒童即悞亂罔知所措。舍此之外，他們又最能於學校中由某種需要客觀的邏輯思想的科目，如算學等中表示出其安全情感的缺少。

個人在兒童時代所備知的概觀，如道德情感，倫理概念等，恆畸曲而有失其正形。在事實上，一種爲獨居的人而設的倫理，是決不會存在的。道德祇當我們論及團體及他人的利益時方始成立。

在審美的情感及藝術創作的傾向方面，此種觀念比較難於得其核實。惟稍經詳按，則其中的形相亦不難明瞭。蓋在藝術的世界中，我們亦能見到一種大致一貫的印象。此印象的基礎大致即為健康能力，比例，準確的社會發展等的了解。就藝術的本體而言，他的邊綫比較富於彈性，其中有較寬闊的周旋餘地足供個人的趣味徘徊。惟就大體觀之，則美學也不能不追從社會的規跡。

在此，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實在的問題，即我們究何從而能審定一個兒童的社會情感所發展到的程度。這個問題的答案，初不難於求得。我們祇須考慮兒童的行爲的表見形式，而即能斷言之。以例言之，我們倘見到一個兒童在其求取優勝的奮鬥過程中，祇顧自己而罔顧他人，則我們立可知道他一定較其他避免此種行動的兒童，為薄於社會情感。在現有的文明中，優勝的佔取幾為其一個當然的目標。兒童而沒有為我的優勝佔取的意慾的，差不多可說是無有其人。是以他們的社會情感多受其牽制而不克發展至其應有的程度。這一種景況深為人類的批評家，舊的及新的道德家所憾恨，他們以為人類由於本性係妄自尊大的，故祇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他們大多以一種說教的態度諄諄向人勸導。但言者雖自茶心瘡口，而聽者則殊藐藐。成人及兒童均不感受其影響。蓋

他們已從一件心理的事實取得其自慰的資料，即他們以為天下的烏鴉都是一樣的黑；人類中是找不出好人的，以自譬自解。

有的兒童受不良的環境之浸潤，獲有極混淆的觀念。他們已養成及發展一種犯罪的或有害的傾向。對於這樣的兒童，道德的說教是完全沒有有效用的。他們缺乏合宜的理解力以領悟道德概念的意義，在此種境界下，我們的應付兒童的方法必須着眼於更深的一層。我們必須撇開掠影浮光之談，而探求兒童的心理結癥之所在；庶幾我們能對症下藥以杜絕其作惡的根源。我們應當以同情的態度去了解之及診斷之，而不可純以社會的道德標準去糾繩之，易言之，我們必須放棄審判者的職位而以醫生或同伴的資格去匡正之。

我們如時常斥責一個兒童為愚蠢為惡劣，則在很短的時間內，行將見他確信我們所道者為不謬，而喪失其應付生活問題的勇氣。自此以還，他將不再能順利地執行其當為的一切工作。他固亦嘗試有所作為，但其結果則他無往而不失敗。他屢經蹉跌之後，他的自承為愚蠢的信念乃益固植。他建造一重失望的壁壘而自閉於其中。他不再能了解他的自信心實由環境毀滅之，他更不能

穀知道他正由潛意識的指發以自動安排其生活而證定此錯誤以論斷為準確。他祇覺得他處處不及旁人來得能幹。他又感到他的能力及發展的可能，都受到極大的障束。他的態度很明顯的將他的沮喪心向表現出來。而其沮喪的程度則與其不利的環境所發生的壓力的數量成正比例。

個人心理學嘗試以指出環境的勢力，可以在兒童所造成的每一個錯誤中見及之。以例言之，一個做事沒有條理的兒童，顯示他常處於另一個人的蔭庇下，而此另一人則替他將一切的事物整理及支派好。一個喜歡說謊的兒童，表示他常處於一個權威自重的成人的勢力之下，而此權威自重的成人，則常欲以嚴厲的手段，矯正其說謊的惡習。我們甚至能於兒童的矜誇及自詡中，發見環境的影響。這樣的兒童大多以贊譽，而非任何指定工作的成就為成功的生活的必要事物。故在他的求取優勝的努力中，他恆以引起家中各人的贊美為目的。

在每一個兒童的生活中，俱有各種的情境，常為其父母所忽視或誤解。例如在一個兄弟姊妹較多的家庭中，每一個兒童都有一個不同的處境。最長的這一個兒童，有一個獨出的地位，即惟有人會有一時為家庭中的唯一之兒童。此一種經驗，初非其弟若妹之所能知悉。最幼的一個兒童又

經驗到一串他人所未盡經歷到的情境，以他在一定的時間下，為環境中的最幼稚及最無能的一人。諸如此類的情境，有很大的差異。當兩弟兄或兩姊妹共同長成的時候，其較長者因能力先發展及成熟的原故，自能先克除許多的困難，而其弟或妹則尚有待於異日。是以此弟或妹實處於一相對的不利的地位。他自己亦能感到之。故為調劑此自視欷然的情感起見，他也許能發為過人的努力以追及或超過其兄或姊。

個人心理學家，憑其研究兒童所得的經驗，輒能論定兒童在家中各員間所居的地位。一家的最長之兒，如為有常態的進步者，則其弟若妹每受其刺激，而發為更大的努力以與之競美。其結果，遂使此班較幼的兒童，成為較活動而富於進取心。反之，家中的長兒如為孱弱而發展遲緩者，則其弟妹，將不受其壓迫以發為較大的競爭努力，其結果乃使他們的進步亦為之弛緩。

由此觀之，我們要想能徹底了解一個兒童，則必須先行審定其在家中各員間所居的地位。此兒童在家庭中的地位之決定，實為一件極重要的事。一家的最幼之兒，每由其行事中很明顯的表現出他們為最幼之兒的事實。其間固然也有例外存在着。惟就一般的情形言之，則最幼之兒，恆

爲希望能超過其他一切人，好動而不好靜，及常由勝過他人的情感，及信念之刺促，而作爲更多的活動之一人。在兒童的教育中，此類的觀察佔一極重要的部分，以他們能決定各種教育方法的選用問題。我們決不能用同一的規程及方法，以應付一切的兒童。每一個兒童，皆爲一個無偶的個體。我們縱爲便利起見，將兒童歸納成爲幾個普遍的典型，但在應付他們的時候，我們仍須以個人爲實施的基點。學校固難於滿足這一個條件，惟家庭則確能實踐之。

最幼的兒童所屬的一型，爲無論在何地總希望能居於前列而在多數的事件中，則又往往能如願以償的兒童。這爲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以他能削弱心理特質的遺傳的觀念至極大的程度。蓋各個家庭的最幼之兒，既彼此相類至如斯的程度，則心理遺傳的信念自喪失其據點而不能把握住一般人的心意了。

最幼的兒童的另一個典型，與上述的活躍型，適正處於相反的地位。此型爲完全喪失其勇氣的青年。這樣的兒童儘方向疎懶方面走去。他祇有退縮而從不上前。惟同一的最幼之兒，何以能有此兩種絕然相反的典型？此中的差異可由心理學的觀點解釋之。我們知道自尊心最容易爲困難

所傷害的人，殆無過於有過強的勝過他人的志向之人。他的志向使他常感到不愉快。當他遇見似乎不能逾越的障礙之時，他的逃避將較其他目標較低的人為速。是以最幼之兒的這兩個典型，實在具體地代表一句古話，即畫虎不成則必類犬。蓋第一型勇猛精進，其氣概有類於虎；而第二型則見難即餒，其神情乃類乎犬。

在事實上，我們時常可以見到家庭中的幼兒或有大的作為，或事事落於人後。他們的情況，正有合於我們的論斷。且不僅此也，我們在各國的童話中，亦能找到相同的實證。無論在中國的或外國的童話中，得勝利者恆為最幼之兒。這一點決不能為一個僅僅的偶合。他的由來，也許得之於下列的事實中，即在古代的原始境界下，最幼之兒的特相，遠較今日為顯著而易被察見。故當時的人自不期然而取之為主角，以譜入故事之中。

關於兒童依照其在家中各員間所處的地位，以發展其特徵的事實，尚有許多可供研討。試以最長的兒童而言，他們也有許多共具的特徵，而得歸納成爲二三個主要的典型。

作者曾經化了很長的時間，以研究這個問題，而尙未能充分究極其意義。維時作者偶然在方

丹(Fontaine)的自傳中發見一段文字。在這一段文字中，方丹敘述他的父親，一個法國的僑民，如何加入波蘭的革命軍以對俄作戰。這一個義勇的老人每讀到戰報中的波人勝俄的紀事，如一萬波人戰敗五萬俄軍等，輒懼怖異常。但方丹卻不能領悟其父親的歡喜的原因。反之，他常指斥報章記事之失當，他的理由，爲五萬俄人無論如何，總較一萬波人爲強；蓋他固以強者爲恆強；設此而不然，則他即不能感到滿足。我們讀到這一節文字後，立即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方丹在家庭中一定爲最長的一個兒童。祇有最長的兒童方能作如是論斷。他記住他爲唯一之兒時，曾在家庭中佔有至上的權威。日後他的地位，忽爲一較弱小的人篡去。他感到這爲一件不公允的事，故即認定以弱陵強爲不應有之事。執是之故，最長的兒童往往有保守的傾向。他們爲權威、規程，及不可破壞的法律的信徒。他們有一種傾向，以很坦白的及不求自解的態度，接受專制的約束。他們對於權威的地位，有認爲應然的態度，因爲他們自己亦曾一度佔有此等的地位。

在最長之兒的典型中，亦如在最幼之兒的典型中一般，有許多例外存在着。在這許多例外中，有一項我們必須於此提出討論之；以他與兒童生活中的一個問題有關。而此問題，則固至今尙爲

人所忽視着。其事即謂一個較長的男童，於有一聰明的稚妹時所作爲的可憐的活動。我們試就思想悖亂而完全喪失其勇氣的兒童觀之：初不必實在提起他有一個稚妹的事實；其行動及神情已充分足以顯出他的煩惱及頹喪的成因爲一個幼稚的，聰明的妹妹。此種事件之時常遇見並不是一個偶然的際遇，以其間有一自然的解釋存在着。我們知道在現有的文明中，男子恆被目爲較女子爲重要。因此之故，第一個生下來男童，每爲家人所重視，而受到過於寵容的待遇。他的父母對他期望甚深，他們希望他在將來能有一番大大的作爲；是以他的處境，在這一時期實爲一至順適者。但其後他的稚妹突然出現，而一切乃開始丕變。此女兒走入一個環境，其中有一個被寵壞的老兄目他爲一個可厭的侵入者而努力以抗拒之。此種境界刺激此女的競爭心及自衛心，而促他發爲超出常度的努力。他如不中途崩潰，則此刺激將影響到他的全部生活。他有急遽的發展以驚倒其長兄。後者由之以突然見到男性優勢的假想的幻滅。他爰感到極度的惶惑而成爲進退失據。且自然又從旁與之爲難；即在十四歲至十六歲這一個階段中，女兒的發展，無論在心理方面抑身體方面，均較男童爲速。二者相較，長兄乃愈形見絀。他的惶惑心，受到更進一重的刺激，而歸宿於

完全失敗之中。他很容易的喪失其對於自己的信仰而放棄其奮鬥。他安排許多動聽的似是而非的藉詞，或故意造作許多困難，以自障其進程，而引爲其停止奮鬥的譬解。

這樣的頭生之子是很多的。他們大都混亂失措，缺乏希望，莫可名言的懶惰，及有過敏的神經。他們的唯一的頹喪理由，祇爲他們感覺到缺乏充分的能力以與其弱妹相競而已。這樣的兒童有時又具有至強烈的憎惡女性心。他們的命運常爲一不幸者，因爲祇有最少數的人能够了解他們的處境而肯批駁導卻的爲他們疏解之。他們始終不能打破其迷障。有時他們的行爲過於不堪，甚至引起其父母及家人的慨歎，以爲何不男女易位，則兩得其所了。

諸姊妹中的一男，亦有許多共同的特徵。在一個有許多姊妹而祇有一個男童的家庭中，自難免有一重女性籠罩一切的氣氛。在其中，此唯一的男童，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境遇。他或爲全家所寵愛而成爲一個驕縱的兒童；或爲一切的女性所摒棄，而成爲一個逐客。這樣的兒童固然有不同的發展方向，惟就其基本的品格觀之，則他們實有若干共具的特徵。我們知道，男童不應完全爲女子所教育的概觀，流行得極爲廣汎。惟他的意義初不盡如其字面之所表示者；因一切的男童在初固

無不盡受女子之撫育者。他的真正意義在謂男童不應長大於女性的環境中。此種概觀並非爲反對女性的影響而作；他的目的，祇在防止由此等境界中茁生而來的誤會。且此又不僅限於衆女中之一男。即以衆男中的一女而言，他亦然是如此的。男童大多輕視女孩，後者爲滿足其向上的志向起見，自將竭力敷衍男童以儕於平等的地位。此事對於其後來的生活實爲一不良的準備。

現時有很多的人主張女子應與男子受同樣的待遇及訓練。惟此種主張初不能盡得人之贊同。我們暫時固能附和其說，但稍經細察之下，則我們立能發見男女之間實有許多不可避免的差別存在着。男子由於其身體結構之不同，在生活中自有其不同的事業。職業的選擇一大部分即由之而決定。女子有時不滿意於其自有的事業。他們嘗試以參加男子的活動。在其易轍的歷程中，他們常遭遇到極大的困難，而艱於適應其新事業。當我們論到結婚的準備的問題時，我們即能很明顯的知道女子職位的教育，必須有異於男子職位的訓練，不肯自居爲女性的女子每反對結婚而以此爲一個個人的抑辱。次之，他們即使結婚的話，他們也必勉力以求爲家庭的主宰，而役使其丈夫。在另一方面，男子如像女子般的長成；則他們習與俱化，當其適應現有的文明形式時，亦定將經

驗到許多的困難。

在考慮以上的一切問題時，我們必須記住一點，即兒童的生活款式大致在四五歲的時候，已經得其決定。這四五歲的一二年時光正爲一個完形的階段：在其中兒童必須發展其社會情感及適應所需要的軟韌的彈性。當兒童生長至五歲的時候，他對於環境的態度，大致已經固定在其後來的生活中，他即循之而趨，其間即有所變化，亦至多爲小節的出入而已。他對於外在世界的統覺觀念，已具有定形而終其生無所變異。他爲其見解所箝制，而無窮已的以複演其原來的心理機械，及由斯類機械所造成的動作。社會情感爲個人的心理水平線的邊際所限制，而心理水平綫的規定，則得之於個人的極幼時，即四五歲時。故教育應特別注重這一個階段而善爲之準備一切。

第八章 兒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其處境的心理及其匡救的方法

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論到兒童怎樣依照他們對於其在環境中所佔據的相對地位的無意識的解釋，以發展及支排其生活。次之，我們又見到一家之中如有許多的兒童，則各個皆有不同的發展過程。他們均按照其在家中各員間所處的特殊地位而自為發展。復次，兄弟姊妹之間因性別的不同亦有不同的發展過程及影響。這種早年的情況，可以用為一種測驗，以鑑定一個兒童所養成的品性。

一個兒童的教育不能設開始得太急促。一個兒童在其逐步生長的過程中，陸續發展及完成一系個人的規律或公式，以控制其行為，及決定其對於各種境界的反應。惟這一步需要相當的時間以完成之。當他極其幼小的時候，他固已由環境的刺促，在構建一種特殊的心理機械，以繩導其將來的行為。但一切均尚在醞釀之中，其表見於外者祇有極輕微的徵象。入後，經多年的訓練，此行

爲型方成爲確立不搖。自此以還，他即不再純依客觀環境的要求以反應。他的行動，概以其對於過去的經驗之無意識的解釋爲南針而出發及作爲。當一個兒童對於任何特殊的情境或其一己的應付困難的能力，有了一個錯誤的解釋時，此錯誤的論斷，即將決定其行爲。他將永遠循之以生活。任何的邏輯或常識，均不足以改變他的成人行爲。他的遷善祇有一條出路，即必須先將他原有的兒童時代所造成的錯誤見解予以改正，而後他的生活方能易轍而行。

一個兒童的發展恆包有一部分主觀的資料及方式。教育對於這一部分的個性，必須予以嚴密的注意及究察。此個性的存在使普遍的法則及實施，不克應用於兒童的集團教育中。舍我們往往見到同一的法則及實施應用於不同的兒童上，每產生不同的結果。此中的決定因素，亦在乎此兒童的個性之中。

在另一方面，我們雖然時常見到兒童在相同的情境下恆有相同的反應；但我們初不能即以之爲據，而斷言其間有一自然的定律控制着。其真正的成因，由來於人類共同缺乏了解力的事實中，故他們輒傾向於相同的錯誤之造作。通常有一個信念，以爲一家之中有一新兒誕生，恆使原有

的兒童成爲媚嫉伎刻。反對此說者卽駢羅理由以駁斥之。一，例外的存在，使此論斷失去其普遍性。二，父母如知道如何準備兒童以迎接其弟若妹，則媚嫉的心向卽無由長成。兒童的造作錯誤，有如一箇旅行者忽於其行程中遇見高山，他一時不知何道可從，其後他幾經摸索，卒發見準確的道路而得達鄰村。在村中他聽見衆人詫而言曰：『差不多一切迷失正道的人都陷身荒谷，有死而已。』蓋歧路百出，而正道則祇有一線，行者如失去之，乃惟有死而已。兒童所造作的錯誤，大多徘徊於此等迷人道上。兒童受其表面上的平坦之誘引而一往直前，其卒也則他們終陷身絕域而遭遇不幸。至於能摸索得正道者則爲數殊寡。

此外尙有許多的情境，能影響兒童的品性至極大的程度。我們不是時常看見一家的二兒，往往一優而一劣麼？我們如就之作稍細的觀察，則我們立能發見此較劣之兒，有一極強烈的求取優勝的意慾，希望能戰勝過其他的一切人，及用其全力以統制其環境。家中滿充着他的叫囂哭號之聲。在對較之下，另一個良好的兒童，乃愈見得安靜及和順。他爲舉家所鍾愛而被列爲劣兒的模範。父母大多不知道如何以解釋此家庭中的相反現象。由於詳細的檢察，我們見到此良好的兒童，自

知他的醇良的行爲，能獲得較多的贊許，而堪與其頑劣的兄弟或弟妹，作成功的競爭。在此種的競爭之下，較劣之兒，沒有成爲更好以勝過醇良之兒的希望。故他乃反其道而行之。他務向頑劣方面邁進，以勝過其兄弟或弟妹。家人每以這樣的劣兒，爲不可教而厭棄之。這實爲一個大錯。就我們的經驗而言，此等頑劣的兒童，苟得適當的利導，常成爲非常優秀的兒童，而能遠駕乎其原本優秀的兄弟或姊妹之上。次之，下列的情形，也爲我們時常所經驗到的，即求取優勝的意慾可以表見於建設方面，也可以表見於破壞方面。我們於學校中也能發見相同的情形。

我們不能預言兩個生長於同一境界中的兒童，定將具有相同的生活款式。決沒有兩個兒童生長於完全相同的主觀的境界中。一個行爲良好的兒童的品格，每因一個行爲頑劣的兒童之出現而受到極大的影響。有許多兒童，他們的行爲原本是很好，但入後則受外在勢力的浸潤，而成爲行爲有問題的兒童。

我們可以一件實事爲例，以說明此最後一點，一個富有的家庭共有一子一女。女兒年十七歲，其兄則較他大十一歲。此女兒在十歲之前品性良好，行止端方，一向被目爲一個模範的女兒。他的

長兄爲一個被寵壞的兒童，因在他的初生的十一年中，他爲家庭中的唯一之兒。惟他對於他的稚妹的出生，並沒有妒忌之心。他祇按其原有的活動型以生活下去。迨這個小女兒長成到十歲的時候，此年長的兄離開家庭到遠處去。自此以還，此女兒即居於唯一之兒的地位。此處境的改變，對於他發生一種極大的影響，使他成爲非常的驕縱，至不惜以任何的代價自行其道。他的家庭狀況是很多的；故他能一一滿足其童性的慾望。其後他的年齡日大，而慾望亦隨之而激增。他的家庭乃不克完全滿足其要求，於是他即開始顯示其不滿意。他爲自行其道起見，很早即利用其家庭的名義向人舉債。他人震於其家庭的富譽，多樂貸與之。故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已負有很鉅的債務。此事即表示出他已選行另一條道路，以滿足其慾望。他的良好的行爲消失於其母親拒絕他的要求的時候。自此以還，他時與其家庭爭吵哭鬧，而發展成爲一個極不快活的人物。

我們可由諸如此類的事件，以籀取一個普遍的結論；即一個兒童能由良好的行爲，以滿足其求取優勝的意慾，是以我們實無從斷言他的處境，如有所改變之後，其良好的行能，究能否繼續存在。我們的心理問答的長處，在能供給我們以一較詳細的兒童，及其活動的圖相以外，尙能探得他

對於他的環境及其中各員的關係。他的生活款式的表徵多所存在於其間。我們於研究兒童以及由心理問答得來的張本後，即能見到兒童的殊特品質，情緒及生活款式，成爲他的工具，以推進其求取優勝的努力，提高其自重的情感，及獲取與保持他在其一己的世界中的尊位。

我們在學校中時常可以遇見一型的兒童，其行事似乎與上述的情形不合。這一型即爲懶惰性的兒童。這樣的兒童多緘默餒縮而無事於競爭。他對於知識，規律及訓誡，均漠然無所動心。他自建一個幻想的世界，而安息於其間；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表示有求取優勝的意慾及努力，但有充分經驗的人，仍能察知此種生活款式，仍不失爲競爭的一種形式，雖然爲一種極荒唐的形式。這樣的兒童，祇不信他的能力，能從正常方面以獲致成功。他爲此種心障所拘迷，遂規避及拒棄一切進步的工具及機會。他將他自己隔絕起來，而給旁觀者以一種生冷無情的品性的印象，惟此生冷性初不能包括其全部的人格。在這一重堅硬的外衣下，有一感覺非常銳敏的戰慄的精神存在着。他原係極易受到心理上的傷害者，故特製這一重甲冑以保護他自己。

我們倘能設法以誘導此類兒童，使之吐露其內心的意向，則我們立能發見他實非常注意他

自己。他常在發爲各種的幻想。他以一個英雄的資格，出現於這些空中樓閣之中。至於現實的情況，則從未爲其所注意及。他輕視一切的常人，而以征服一切的英雄，剝奪他人權能的暴君，或拯救受苦者的殉道者自居。次之，兒童非獨在其幻想中有拯弱扶危的傾向。卽在其實在的行動中，亦時常有此等的表現。且具有此種傾向的兒童又是很多的。當他人陷入危險中的時候，他們每能不顧其自身的危險，排募而前以拯救之。蓋兒童在其幻想中既習於拯救者的職能之奉行，卽於不自警覺間，得到一種訓練，使其在現實中亦能作爲同樣的活動。是以祇須他不過分喪失其心志，他一遇機會，卽能奮起而行，造成勇敢的動作。

若干種的幻想，有連續性的出現。例如當奧地利的王朝尚未傾覆的時候，有許多兒童時在幻想着如何冒險犯難以救護其國君或朝廷中的重臣勳戚。他們的父母固不知道其子女有斯類的觀念。此間之所應注意者，爲好作幻想的兒童，每不能與現實適應及使其一己成爲有用的分子。在此等境界下，幻想與現實之間有一極大的裂罅存在着。就一切的兒童而言，他們的反應方式大別可以分爲三種。一羣的兒童嘗試以採行一條折衷的道路。他們一方保持其幻想，而另一方則與現

實作局部的適應。另一羣的兒童，完全撇開現實而不作任何的適應。他們離開實際的世界，而隱遁於其幻想所創造的私人世界中。他們將不復能為社會的有用人物。第三羣的兒童則向另一個極端走去，他們完全不顧想像的產物，而唯實事之是務。他們所歡喜讀的書為旅行的故事，漁獵的記事歷史等專載實事的文籍。至於第一類兒童所喜讀的書，則大抵為近於寫實的小說故事，而第二類兒童之所愛讀者，則定以神話傳奇為多。

一個兒童必須兼有想像力及接受現實的樂願。這自為一件無用置疑的事。惟我們必不可忘記兒童的觀察事物，並不像我們成人那樣的簡單。他們輒將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劃成對立的兩部。此區分一切事物，為對立部分的傾向之認識，為了解兒童的一個最重要的事實，而為我們所應永志於心者。且此種對較的統覺觀念，又不僅兒童有之；即以成人而言，他們亦多以對較的形式，規繩一切的事物。以例言之，我們每以冷與熱為對立的境界。但從科學的立場觀之，則冷與熱的差別祇在其溫度的不同而已；故他們實為連續的而非對立的。更進者，統覺觀念的對較體系，又不獨見之於兒童及普通的成人的思想中，即在早年的哲學中，亦觸處能發見之。在前期的希臘哲學中，對

立的觀念即支配着一切。即以今日而論，差不多每一個庸俗的哲學家都在嘗試以對立的標準度量價值。他們甚至列爲對立體的表，如生死，善惡，上下，男女等。要而言之，在現在的兒童的對立觀念，及古代的哲學的統覺體系之間，有一極重要的相似點存在着。同時我們又可以假定一般慣於將世界分成對較部分的人，尙保持其童性的思想方式。

一切按照斯類對較的規劃以生活的人，咸具有一個固定的公式。此公式可以一句成語概括之，即得則全得，失則全失是已。他們懷抱着成功則致身青雲，失敗則墮處泥犁的心意，以從事於生活的奮鬪。惟他們雖然以此爲生活的規範，而循之以前進，但在事實上，則這一個理想於此世界中是難得其實現的。人不能擁有一切或完全無所得。蓋在這兩個極限間有無窮盡的層次存在着。是以人祇能有相對的成敗，而不能有絕對的得失。具有此不全得則全失的公式的人，大多爲力弱而心強的兒童。他們具有極強烈的自視爲低劣的情感，故發展過高的志向以爲補償。在兒童的各種特性中，即有許多可推得其起源於此全有或全無的觀念中。無理的倔強即爲其中的一端。我們於兒童的生活中，能覈找得各種證據，以肯定此倔強性的成因。由之，我們可以繪得一個結論，即這樣

的兒童，已經完成一種與常識相反的個人哲學或個人心智。我們可舉一個四歲的兒童為例以說明之。此四歲的女孩至爲倔強。一日，他的母親給他以一隻橘子。他接到之後即拋於地上而怒呼曰：「我不要你拿給我；我要的時候是自會拿的。」

慵懶成性的兒童既不能獲得一切的事物，乃自向無的方面走去。他們日甚一日的向幻想的世界中走去。他們創造了許多空中樓閣而自閉於其中。積極的建設工作，不再能得之於他們之中。惟我們初不可貿然即以爲他們係無用的了。我們知道感覺過分銳敏的人，最容易自現實中引退。因爲他們自己所創造的幻想世界，供給他們以一重保障，使之能不再爲現實所傷害。是以此退縮初不必一定爲完全的失調或適應力的缺乏。且純粹的現實，缺乏創作與進展的機會。故與現實保持相當的距離，實爲進步的生活的必要條件。這不獨在著作家及藝術家爲然，即科學家亦復是如此，蓋科學家也需要良好的想像。更進者，常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個人在想像中所佈置的美妙生涯，祇爲一種捷徑，俾他能彀由之以避免實際生活中的不愉快處及可能的失敗。我們必不可忘卻一切的人類的領袖，正爲具有豐富的想像的人。他們之所以能成爲領袖者，祇因他們能以其虛構

的圖畫與現實結合。他們的成功固然由來於其充分的知識，良好的訓練，及銳利的觀察；但其更重要的因素卻為他們所資以應對及解決生活的困難的勇氣及意識。我們在偉人的傳記中時常可以讀到當他們無多事乎現實而為頑劣的學生的時候，他們實已發展一種極銳敏的觀察環境的能力。是以一俟其處境改為較順利後，他們的勇氣立即隨之而增長。比其升至一定的高度後，他們乃重又走向現實而開始其奮鬥。我們固然沒有一定的法則，以化兒童為大人物。惟其間有幾步卻係可以斷定的。我們的應付兒童不可過於粗鹵與直率；其中最應避免的一點，為一口論定兒童的品性及將來，以他能完全摧毀兒童的自信心，而推他們走上毀滅的路。我們必須隨時鼓勵兒童，及告訴他們以生活的真正意義，庶幾他們在其想像的天地及現實的世界間，能不造成一不可逾越的裂罅，而他們的生活則能有一合理的進展。

第九章 新境界爲生活準備的一個測驗

個人的心理生活，不獨爲一個統一的體系，同時更爲一個具有連續性的發展過程，前者的意義，在謂人格的一切表見，無論在什麼時候，都繫集於一個中心上。後者的意義，則謂人格在時間中的開展係按步推進，而沒有急遽的距離，或中斷的裂罅的。現在的與將來的行爲，與過去的品性，恆係一貫的。惟此並非言個人生活中的事故，完全由過去及遺傳決定之而有機械性的歷程。他的真正意義，爲將來與過去係密相貫穿的，其間初無裂罅存在着。我們不能於一夜的時間中以脫皮換形，而成爲一個全新的人物，雖然我們永不知道我們的皮囊中所包的究爲何物。易言之，我們永不能知道我們的完全能量。我們祇能於表達他們的時候約略窺見其一二。

人格的發展祇有連續性而無機械的必定性爲一件最重要的事實。蓋其中不徒包有教育及改進的可能，同時也供給我們以一種機會，俾得於任何時間，以察知個人的品格發展的情境。當個

人走入一個新境界後，他的潛隱的特性，即一一爲之引發。是以我們如能直接以個人爲試驗，則我們可以之放入新的非其意料之所及的境界中，而診定其發展的情形。他們在新境界的行爲，必然與其過去的品性，出於一貫的形式。他們的品性即由之而顯出，其事乃非可得之於普通的情境之中者。

就兒童而言，我們最能於其轉換環境的頃刻窺審其品性。例如在他們由家庭轉移至學校之頃，或其家庭的狀況發生急遽的變化時。他們的行事最能表出其特殊的品性。他們的品性有如照片上的影象；新情境則同於放大的溶液。二者相浸，自纖維畢顯了。

我們有一次觀察到一個過繼的兒童，此童極爲桀驁不馴，常發無謂的脾氣，而行事則漫無定則。沒有一個人能覈預言他於一事之後將繼爲何事。當我們與他問話的時候，他不作明晰而有意義的答語。他所講的東西每與我們的問題無關。我們考慮他的全部處境而有下列的感想。此童留居於其寄父母的家中已的數月之久。但他對於後者一向維持一種敵視的態度。此點足以指出他實不喜歡這個新家庭。

我們對於他的情形祇能取得這一個結論。於是我們即以之告訴他的寄父母。在初，他們以為這是不會有的。他們以為此兒現在所度的生活，遠較其以前的境界為好，故他又何至於感到不滿意而有這種反抗的表見。惟此種情形實在不足為決定的因素。我們時常聽到為父母者說：『我們已想盡方法，以應付我們的子女。寬嚴恩威，無不用到，但仍舊一些結果也沒有。』在事實上，僅僅的寬厚與絕對的嚴厲，同樣是不彀的。有的兒童對於寬厚的待遇，有良好的反應。但我們初不可意會他們已經為我們所改變。他們祇自信暫時處於一良好的地位上而稍戢其不滿之心。故他們見得稍稍遷善。在根本上，他們還是與從前一樣，一些都沒有改變。是以祇須寬厚的待遇一經移開，則他們立將回復其原有的狀況。

此間的要着在了解兒童對於當前的境界的感覺及思想。易言之，我們必須知道他究如何解釋其處境。至於他的父母的意見，則係無關緊要的。現今我們告訴此童的寄父母以他不樂與他們共居。他的這一種態度究竟是否合理，非我們之所能言。我們之所能斷言者，祇為其新生活中定有一種因素，足以引起他的憎惡。因之，我們又明告他的繼父母，設他們自覺到缺乏能力以改正其錯

誤及獲得其愛心。則他們還是以之託付於他人爲愈。蓋他既目當前的處境爲狴狂；則他勢必繼續反抗至脫解時始已。入後我們聽到他成爲一個極度的狂暴者。他的家人目他爲一個真正的危險分子。在溫和的款待之下，此童也許稍能有所遷善。惟僅僅的溫和的款待，實不足以善其事；以他不能觸及其全部的結癥而解治之。此間的真正的解釋，祇可出於下列方式。此童與其繼父母的親生子女共同生活，而感到一種待遇上的不平等。他以爲其繼父母厚其所生而薄待他。此固不足引爲其發作爲狂暴的脾氣的理由。惟他急於離開這個家庭，是以在他的心目中，任何動作，祇須其能推進他的離家的希望，均爲合宜的行爲。蓋他已自建一個鵠標，而很明清的向之邁進。此點足以證明他並非爲一個低能兒。他的家庭必須經過很長的時間後，方始能覺悟到他們既不能改善其行爲，還不如以之付託於他人爲妙。

我們對於此等兒童，如其行爲的失檢而予以之懲罰，則此懲罰適足供給他以一個理由以繼續其忤逆。蓋懲罰祇能核實其情感，以爲他的忤逆是對的。我們的見解有一個健全的基礎。由我們的觀點出發以研究兒童，我們即可以知道他的一切錯誤俱爲他與環境對抗的結果，亦即爲他

應付其未有準備的處境的結果。諸如此類的錯誤，大多極爲幼稚而可嗤；惟他們初不足使吾人駭異，以我們在成人的生活中亦能見到同樣的幼稚行徑。

姿勢及其他不顯豁的表達形式的解釋，尙爲一部未經探發的沃壤。我們如能就之究極，是一定可以得到許多說明人格的資料及光明的。研究此等部分的最合式的人物殆無過於教師。教師可以將這一切的表達形式，安排成一個系統，而檢核其相互的關係及起源。惟其間有數點必須予以注意。一，一種表達的形式在不同的時機下，可以有不同的意義。次之，兩個兒童可以做同一的事，而不必有相同的動機，目的，與意義。復次，有問題的兒童的表見即由同一的心理原因造成之，也往往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此中的理由亦殊簡單；即達到一個鵠標的道路不止一條是已。

我們在此處不能從常識的觀點以論定兒童的行爲之是非。易言之，即我們不能以倫理的標準去規繩兒童的行爲。當兒童造成一個錯誤時，其成因祇爲他們有一個錯誤的鵠標。他的一切努力咸向此錯誤的鵠標邁進，其結果遂使他們因誤入歧，而其行事乃無一不錯。人類的本性中包有一個特點，即他具有無窮的製造錯誤的可能機會，而祇有一個真理可供使用。這大概也爲自然的

一種限制吧。

兒童有若干種表達的形式，具有極重要的意義。但這些表達形式在學校中卻尚未爲人所注意到。例如兒童於睡眠時所取的姿勢即爲其一。下引的例爲一件極有趣的事，但卻能充分表示出姿勢的重要意義。歐戰前奧國有一個十五歲的童子，爲一種幻覺所縈擾。他幻想到奧帝約瑟一世已經死去而成爲一個鬼雄。此鬼雄常出現於他的面前而命令他組織一個軍隊以征討俄國。我們爲探究他的病根起見，乃乘夜至其臥榻旁以觀察其睡眠的姿勢。我們見到一種觸目的形相此童偃臥牀中，其姿勢正同於拿破侖於睡眠時之所取者。下一日我們又見到他。他的體態動息均觥觥有武概，與其睡眠時所表現的姿勢正復相同。綜合一切的徵象，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見到他的幻覺與他在清醒時的態度的關係。我們與他談話，明告他以約瑟一世還活在那裏。但他始終不欲置信。他告訴我們以他在一個咖啡館中服務時，他常因軀幹的瑣小而受到譏笑與虐待。我們即問他能否憶想得到何人的走路，與他有相同的姿勢。他思索了一回之後，回答道：『我的教師，梅耶先生。』由此觀之，我們的推求正在一條對的路上前進。我們祇須假定梅耶先生的體相亦爲一個具體而

微的拿破侖，即可以彌補其間的隙罅而知其然，惟其間的最重要事實卻為下項：此童告訴我們以他願意成爲一個教師。他的教師梅耶先生，爲他所愛慕的人物；是以他即以之爲景範而敷衍其一切的行事。簡撮要言之，此童的全部生活故事由他的體態概括而述出之。

新的情境爲測驗兒童的對付生活問題的準備程度的一種工具。兒童如已有充分的準備，則他一定具有勇氣及自信心，以應付新環境。他必能順利地以適應之。反之，他如缺乏準備，則新境界的遇見，給他以一種威脅而引起其緊張的心境。此緊張的心境，引起一種能力缺乏的情感。此缺乏能力的情感，又更進一步以損毀其論斷力，而其所發的反應乃無一能爲準確而合式者，此即謂他的反應俱不能與環境的要求相應；以其俱不基築於樂羣的社會情感之上。易言之，兒童在學校中的失敗一方固由來於學校制度的缺乏能效，但就另一方觀之則其自有的缺陷，亦不能辭其咎。

我們對於新情境必須予以嚴密的檢察。我們之爲此，並不因爲我們相信他們爲兒童的退化的成因；而由於我們知道他們能覈很明顯的指示出兒童所原有的不充分的準備，故任何的新境界，都可目爲測驗兒童的準備程度的一種工具。

在此我們又可於我們的心理問答中簡取幾點加以討論（見附錄一）。

一、兒童的退化行徑究竟開始於什麼時候？對於此問，我們的注意立刻集中於兒童的新處境上。當一個母親提及他的子或女原本是很好的，但一入學校後，即行變壞的時候，他告訴我們的事實，已較他所真正知道之事為多。學校對於此童，非其所能適應的場所。我們問兒童在什麼時候變壞；其母親如答以在幾年前，那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知道，在他開始變壞的時候，他的環境中有何種的變化，以及他的身體狀況又是怎樣的。

兒童對於自己的信任心之消失，其第一個徵象常可於他的適應學校生活的能力之缺乏中見及之。家人對於兒童的第一次失敗也許不十分重視；但在兒童本身，則其事可為一個很大的打擊。我們必須審知兒童於獲得劣等的分數後，是否常為其家長責罰，及此等劣等的分數或責罰，對於他的求取優勝的努力，又有何種的影響。有時兒童經挫折後，即自信他缺乏成就事業的能量而放棄其奮鬥。他最容易陷入此等的境界，設他的父母習於這樣的說：「你決沒有成功的希望。」或「你將終身淪於下賤。」

少數兒童受失敗的刺激，而發爲更進一步的努力；旁的兒童則遽爾崩頹。兒童如已失去其對於自己及將來的信任心及希望，則我們必須予之以充分的鼓勵，以振起其精神。我們必須耐心地寬待之及利導之，以恢復其勇氣，而使之能繼續奮鬥。

性關係的胡亂而直率的解釋，每使兒童的思想陷入混淆之中。一個姊妹或兄弟的顯赫的成功，也可阻止一個兒童作更進一步的努力。

二，在其實在變壞之先，兒童的退化行徑有無痕跡可尋？易言之，即在兒童的處境尙未改變的時候，他的準備的缺乏有何痕跡可尋？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得到各種的答案。或曰：『兒童的行事缺乏條理；』此中的意義卽爲其母親一向替他做一切的事情。或曰：『他非常的膽小；』其義卽爲他極依戀他的家庭。或稱兒童爲非常的羸弱。此中的意義乃較爲複雜。他可以生而卽具有不健全的器官，他可因羸弱的緣故，而受到過分的寵容。他也可以因生得過醜之故，而爲人所厭棄。且尙不僅於此。這一個問題還可引起，一個低能的可能問題。兒童也許發展得極慢，以致被人猜疑爲心理有缺陷者。入後他雖然可以解脫此種情形，但他仍將保有其曾被寵容或曾受限制的情感；而

此類的情感，則使他的應付新情境的嘗試，成爲格外困難。設有人告訴我們以某童的行事至爲懦弱而不經心，則我們立可斷言他正藉之以獲取他人的注意。

教師的第一種工作，爲先行設法獲得兒童的信仰心及親近心，而後從事於其勇敢的培植。倘一個兒童的做事至爲笨拙，則教師必須探知他是否爲使用左手者。倘一個兒童的行爲笨拙到一個極甚的程度，則教師尤須探知他對於其本身所屬的一性之職能，究是否能完全明白。生長於女性的環境中的男童，自有一種特殊的心境。他避免與其他的男童作伴。他常被擬爲女孩，而受到他的同學的取笑及戲虐。這樣的兒童習於女性的活動，其結果他遂不免釀成極強烈的內心衝突。且男女性別的懵懂，常使兒童自信能改換其性別。但其後他們終於發見其身體的結構係不能改變的；於是他們即發展補償的品質以彌補其缺憾。男童每柔聲緩行，以發展許多女性的特質，而女童則多高視闊步以效仿男子的行爲。他們在其服飾及行爲中表示出此種趨勢。

若干女童懷有一種厭惡女性的本位事業的傾向。他們的唯一理由爲此等事業的假定的無價值。此點足以表示出現有的文明的一個基本缺點。在現有的文明中，流傳有一個俗習，以爲男子

具有若干種女子不得染指的權利。蓋現有的文明，固爲偏重男子的利益者。重男輕女的風氣，已成爲一種痼疾。以例言之，男孩的產生恆較女孩的產生爲能引起家人的注意及歡欣。此種表見對於男孩及女孩，均爲一種有害的影響。低劣隱惡的痛苦情感很快即損傷女孩的意識，而男童則受到過殷的期望的壓迫。舍此之外，女孩的發展，又常受到許多的束縛。時至今日，此男女間的不平等，已逐漸鏟除。例如在美國中，女子可說已得到完全的解放。女子的活動，有時甚至還突出於男子之上。但就社會關係的全部狀況言之。則在美國中，男女之間，也還未能造成一種真正的均勢。至於其他各國，自更無須說得。

在此我們論及人類心理中的一個總結癥。女性的本位職能的輕視或厭惡，遍存於人類的心理中，而特假道於兒童的態度以映出之。女性職位的接受包含若干種的困難；反抗的努力有時即由之而引起。反抗的形式大抵出於桀驁不馴，固執強項，慵懶散漫等，而這許多行徑則固皆有關於求取優勝的意慾及努力。當一個女童顯有此項徵象時，其教師必須察出他是否不滿意於其本身的性別。

此導源於一端的特殊的不滿意，可以拓大其範圍，以普及於其他的一切方面。由之，一般的生
活，遂成爲一種極難堪的擔負。有時我們聽到人願轉生於無男女相的世界中。此類錯誤的思想過
程，能彀引起各種荒繆的行徑，如感情的完全缺乏，犯罪，甚至自殺。懲責對於他們初不能發生效力，
以懲罰與慈愛的缺乏，適足以加強他們的不足的情感。

這種不幸的情境，是可以避免的；祇須兒童能由自然的方徑以審知男女間的相對差別及他
們的價值的平等。在一般的家庭中，父親似恆居於一優越的地位。父親似乎爲一切的主有者。他創
置規章，解釋一切，而決定及指導家務的措置。兄弟亦常嘗試以驕倨於其姊妹之上。他們的驕倨態
度及批評，輒使後者不滿於其本身的性別。心理學家知道弟兄輩的此類行爲，實導源於他們自己
的無能的情感中。通常每以爲女子不能做大事。過去的事實常被引爲證據。但在仔細的分析下，我
們即可知道此種論斷，實係毫無價值的。蓋能彀做一件事與似乎能彀做一件事，實完全爲兩截。在
此之前，女子未並受到適當的訓練，以擔當大事業。他們的事業不外乎爲烹飪縫紉。育嬰撫兒，一些
瑣雜的家務。男子明告他們以這些爲其專職。是則他們的沒有大作爲又何足怪。現時的新生活，已

局部將此等觀念打破。惟現有的女子教育，則還未能走上使女子能有非常的發展及成就的道路。障礙女子的適當準備，而又從而譏評其成就的低劣，實爲一件最卑鄙最不合邏輯的事。惟欲改善現有的境界，卻也不見得容易；以在一般的家庭中，不獨父親，即母親也以爲男性的權利係應有的，而依照此觀念以撫育其子女。他們教導其子女，以男性的權威爲合理的，及男童可要求女童的服從，而女童則須聽從之。這種思想，務須予以摧除。在正常的教育下，兒童須及早認識其所屬的性別及性別的不可更改性。我們已經說過，婦女對於男性的權威自擅及優勢佔取發展一重極強烈的憎惡心。此憎惡心如發揚至極盛時，輒使女子不自承爲女性而努力毀仿男子的一切。個人心理學以『男性的抗議』名此種意境。次要的徵象，如器官的缺陷，或發育的不完全，輒促使成人以致疑於其自身的性別。男童有女性的生理特徵，及女童有男性的生理特徵，亦係常有的事。此等性別的猜疑，深植於人心之中，而與其身體上的組織的缺點有關。器官的發展不完全，男子較女子爲顯著。此點極易使人相信男子具有女性的機構。惟在實際上則這是不真確的。這樣的人與其說像女子，無寧說是像兒童。一個男子的身體如沒有完全的發展，則他必爲一種痛苦的情感所縈擾，而

自以爲不及他人，蓋現有的文明的一般理想，爲一個完全長成的男子的成就，一定須超出於女子之上。再就女子方面言之，一個女子如發育不完全或缺乏美麗的容貌體態，亦常憎惡生活的問題而願易境以處；以我們對於美麗有過高的估價，故他自感到不滿而亟求有以解脫之。

性癖，脾氣及情感爲第三類的性別標識。感覺銳敏的男童，每被目爲富於女性；而持重的自信的女童，則輒被稱爲具有男性。惟此等特徵初不是本有的。他們十九爲習得的品質。此等兒童時代的特徵，在個人的後來生活中，將常被提起；成人每講起他們爲兒童的時候具有何種特性，及他們怎樣的行動如女子，或類男子。他們依照其對於本身的性別的職位所下之解釋以發展。在此我們又有一個問題須注意，即兒童的性機能的發展，及經驗究已達到何種程度的問題。此問題的意義在謂兒童生長至某一個階段應有某一些性知識。作者敢斷言，當父母或師長，最後以性的事實告訴兒童時，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兒童，早已於他方習知此等知識。性知識的講解不能有一定的規程，以我們無從知道兒童對於此等講解將接受那一部分，或有何種的信念及反應。概言之，我們實無從懸揣性知識的講解對於兒童究將發生何種的影響。是以當兒童索解性的問題時，我們必

須詳細考慮他的心理的，生理的，及社會的境界而後作答。過早的解釋總是不相宜的，雖然他不一定會產生有害的影響。

寄兒及有繼父母的兒童的問題，爲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這兩類的兒童，皆以良好的待遇爲他們應享的權利。故他們如受到稍嚴厲的待遇，則他們立即以之歸咎於其所處的特殊的家庭地位上。有時一個已經失去其母親的兒童極密切地依戀着他的父親。經過一個時間後，他的父親續娶了一位繼母。家務既重又得人料理，他的父親即不再像以前那樣的躬理一切。父子之間的關係無形之中自疎隔一層。於是此童即感覺到其一己已被摒於其新家庭外。他以其一切的不滿集中於其繼母的身上而不肯與之相親。戾氣既鍾，各種的問題及糾紛，自爾胥生。有時兒童目他們的眞父母爲繼父母。這實爲一件極有意義的事。他們的觀念由其不滿於其父母的畸見造成之。繼父母，尤其是繼母，一向具有惡名聲。蘆花衣，黑心符，歷史尙且引以爲垂誡。在普通的故事中，他們更常被描寫成爲十惡不赦的人物。故子女一不滿意於其父母，即目之爲繼父母。在此，我們可以附帶提起一句：故事與神話實非兒童的完全適宜的讀物。我們不能完全禁止兒童讀故事，以兒童能於其中

習知許多人情世故。惟我們可於各種故事之後增輯若干訂正的批評，以指陳其蘊義及教訓。至於一切鼓勵殘忍及有歪曲的幻想的故事，則可禁止兒童閱讀之。有時課本特載強者爲殘酷行爲的故事，以磨煉兒童的心志。此也爲一個由崇拜英雄的理想中引出的錯誤觀念。兒童既既聞殘酷的故事，其柔和的情感自無由萌長。他們以表示同情爲不合於丈夫氣概。柔和的情緒何以定須予以鄙視；實爲一件莫能悟解的事實。蓋柔和的情緒如能適當地使用之，自無疑地有極大的價值。然則又安得因其偶被誤用而即因噎廢食的一概戡抑之。且又有那一種情緒未被誤用過？以此律彼，則他們也應被戡抑的了。然世間又豈能有全無情緒的人！

私生的子女，亦處於一極困難的情境中。社會對於私生的問題，有極不公允的態度。他以一切的責任加於女子及兒童的身上，而男子則轉得脫然無累。此事之不合理路，初無待以明言而可知。就最後的情況言之，受難最深的實爲兒童。我們對於此類兒童，無論幫助之至何種程度，皆不足以消除其痛苦；蓋他們的常識，不久即告訴他們以其地位的困難。他們爲其同伴所鄙視及唾棄；國家的法律，又常使其生活狀況成爲非常艱難。私生的標識嚴如烙印於他們的額上一般。他們無往

而不遇到磨難。因之，他們的神經，每成爲過敏。他們極易與人衝突而發展一種敵視環境的態度。蓋在任何國家的語言中，均有極醜辱的名詞以指稱他們；則他們又安得無容身無地之感。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在罪犯及行爲有問題的兒童中，何以有這許多孤兒及私生子存在着。我們決不能以他們的有害於社會的趨勢歸納到本有的或遺傳的品性之中。

第十章 兒童在學校中

當一個兒童初進學校的時候，他發見他已走入一個完全與家庭不同的新的環境。他必須爲新的適應。惟其事實是否能順利進行，那就須憑他所已有的訓練去決定之，是以學校也與其他的新情境一樣，爲一個鑑定兒童的準備程度的測驗。兒童在先知已有充分的訓練，則他一定能很順利的通過這個測驗。他的生活定能依照常軌以繼續發展。反之，他如沒有適當的訓練，則一經考核，他的缺點立將畢顯於人前。

當兒童進幼稚園及小學的時候，主事者難得予以考驗及檢察，是以他們在這一時候的心理準備程度的記錄，也往往付諸缺如。這實是一個很大的缺漏，以這種記錄極能幫助我們以了解成人生活中的行爲。是以我們與其注重各種作業的測驗成績，還不如着重此類新境界的測驗成績，以其診斷力實較前者要大得多。

當兒童走入學校之後，其新環境對他究有何種的要求？學校的工作側重合作的機能，一個學生如想將他的工作做好，則他必須與其教師及同學通力合作而後可。舍此之外，他對於各種功課，更須有一濃厚的興趣。因之，由兒童對於此新境界的反應形式，我們即能鑑定其合作能力的程度及興趣的範圍。我們能設說明兒童對於某種功課感到興趣而某種則否；我們能設察見他對於旁人之所講論者究能否發生興趣；最後我們又能設審定他對於外物究能否注意。我們祇須研究兒童的態度，坐立的姿勢，聽視的形式，及待人接物的方式，即能檢定此等的事實。

諸如此類的細則，對於個人的心理發展，究有何種的影響？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們可以一個實例說明之。某甲於他的事業中遇見許多困難而無由排除之。於是他就商於一個心理學家而求取其指導。心理學家研究他的兒童時代的生活而得到下列的事實。他生長於一個家庭中，其間有許多多的女孩而祇他一人為男。他的父母於他出生不久之後俱行去世。他即由其諸姊撫育之。他習於女性的生活，故他於入學之時，竟不知以進男校為善，抑以進女校為宜。他的姊妹勸他進女校。他即選了一個女校而肄業於其間，惟不久即為該校所除名。此事在他的幼稚的心境上，將留下何等深

刻的印象，我們自不難意想得之。其後來的困難，大部分也即由之而造成。

兒童的注意力究能否集中於校課之上，一大部分倚賴於他對於其教師的興趣及信任上。教師的良好技能的一個主要部分，為引發及維持兒童的注意力，及於兒童不知注意或不能集中其注意力的時候，以探發其原因與匡正之道。許多兒童在初入學校的時候，完全沒有集中其注意力的能力。這樣的兒童大多來自溺愛的家庭中。他們一向祇見到幾個熟人，今驟易一新環境，其中所見，無非生人；自無怪他們要驚惶失措而罔克集中其注意力了。倘教師再稍為嚴厲一些，則他們似乎將併其記憶力而亦失去之。此記憶力的缺乏，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那樣的為一件簡單的事實。一個兒童雖然被其教師斥為無有記憶力，但他對於其他的事物，卻仍為能記憶的。他甚至也能集中其注意力；惟他所注意及所記憶的對象，祇為其在家中被寵容的境界，易言之，他祇注意他的求取寵容的意慾而無意於學校中的功課。

這樣的兒童倘不能好好地在學校中住下去，他倘得到極壞的成績報告單或考試不能及格，則我們初無用乎去批評他們或責罵他們。批評與責罵，實不能改變他們的生活款式。反之，這樣的

對付，適足以核實他們的信念，自以爲是確乎不合居於學校中的。如是則他們將更進一步以發展一種悲觀的態度。其後如沒有新的改變或認識，則他們將終身保有此種態度，而不復能有積極的活動及成功的可能。

教師如能贏致寵壞了的兒童的信任心而助之前進，則他們往往能成爲極好的學生。當他們處於一優越的地位時，他們是很能毅工作的。所不幸者，我們卻不能保證他們在學校中定能得到教師的寵容與愛撫。他們如換了一個學校或換了一個教師，或對於某一種功課，大抵爲算術缺乏進步，則他們立將感到失望而戛然中止其努力。他們再不能毅勉前進，以他們一向習於順適而容易的環境，而不知艱難與奮鬥爲何物。他們從未受到過奮鬥的訓練，是以完全不知道怎樣奮鬥。他們缺乏耐心以應付困難，更不能發爲有意識的努力以摧破障礙而向前奮進。

由上所述，我們就可以知道何謂進學校的健全準備。在不良的準備中，我們隨時能發見到母親的勢力的影響。母親爲第一個人以喚起兒童的興趣；是以他即負有一個最重要的責任，以利導此新引發的興趣入於健全而有用的道路。倘使他不能善盡厥職，則其結果自能很明顯的暴見於

兒童在學校中的行爲中，惟母親大多不能盡這一種責任，這也是一件不幸的事。除開了母親的影響之外，兒童所感受者，尚有家庭中的各種勢力的整個綜合的影響。其中的較有力分子爲父親的影響及兄弟姊妹的競爭；其詳已於他章中論究一過。復次，家庭以外的勢力，亦有極鉅的影響以及於兒童；其中以不良的環境及偏見爲力尤鉅。其詳我們將於下一章中論及之。

要而言之，兒童的不良準備，既由這許多勢力會同以造成之，則我們如專以其在學校中的學業成績爲基礎，而論定其優劣，實爲一件至愚不過的事。反之，我們應以學校的成績報告爲兒童現在的心理境界的指示標識，他所得的分數之多少，其本身實沒有什麼價值；其重要的意義，乃在他們能指出兒童的智力、興趣、注意的集中能力等。學業的考驗與智力的測驗，雖然有不同的體裁及結構，但他們的解釋卻應出於同一的方徑。無論在學業的考驗抑智力的測驗中，應注重的所在，均爲由之而披露的兒童的心智的程度及傾向，而非所寫下的事實的數量。

智力測驗在過去的三數十年中有長足的發展。教師都極看重他們而多方使用之。有時他們也確乎值得這些注意及重用，以他們能啓示許多尋常的考試所不能顯告的事物。在相當的使用

下，他們誠能救助兒童以出於其困難的境界。例如一個兒童有極壞的修業成績，其教師正預備將他降低一級。但他的智力經測驗下忽見有極高的商數。於是他非徒不受到降級的處分，而反越升一級。由之，他感到他是成功的了。自此以還，他即按另一種方式以活動而造成極大的進步。

我們並不欲看低智力測驗及智力商數的功能，但我們必須申言，於應用智力測驗的時候，其所得到的智力商數，不應令父母或兒童自己知之。父母與兒童俱不能知道智力測驗的真正價值。他們每以爲他代表一個最後的及完全的觀點；他能穀標明兒童的命運，而兒童則自此以還即爲他所限定。惟事實卻不是如此的。智力測驗所得到的結果，如用爲絕對的論斷，實多可議之處。測驗所得到的良好成績，不一定能保證後來的生活定能成功，而事業有所成就的成人，則往往在先有極低的測驗分數。

個人心理學家有一個經驗，即每逢智力測驗顯示出某人極缺乏智力時，我們如能覓到適當的方法以幫助之，則他的分數是立刻能增加的。其最簡單的一個方法，爲聽任兒童熟玩此測驗，以審知其中的意義，而獲得經受測驗的必要準備及適當技巧。在此種方式下，兒童造成進步以增加

其經驗及勇氣，日後他再受他種的測驗時，他即一定能有較高的分數。

學校的常課對於兒童有何種的影響，及兒童是否為學校中的繁重的功課所壓迫，而有不勝重負之苦，為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我們並不輕視學校中的課程的價值；同時我們也不主張科目的數目須予以減少。惟一切的科目之教授應出於一相關的統一形式，庶幾兒童能認識其目的及實在價值，而不致以之為純粹抽象的及理論的東西。近來有一個問題正為大衆之所探究。此問題即為我們究將教導兒童以習知各種學科及事實，抑我們應培育兒童的人格？就個人心理學的立場觀之，我們相信這兩部分是可以合併在一起的。

教師的講授各種科目，必須使之富於趣味而切於實用。例如算學，算術與幾何，應與實際的生活貫合在一處而教之；講幾何與算術時，可以推論到建築物的款式及結構，其中可容納的人數等。即其他不屬於同一個系統的科目，也可以合教之。在少數比較進步的學校中，教師之中頗多專家，知道如何將各種的科目關合在一處而教之。他們引領兒童到各處去參觀及遊玩。而藉之以查出學生對於那些科目感到較大的興趣。他們即利用此種知識為張本，以製定其教學的方案。他們設

法將有趣味的科目及枯燥無味的科目合併爲一單元。例如植物學原爲一門極枯燥的功課。但他們卻能將植物的歷史，地理的分配，地方的氣候，果實的功用等與之貫穿起來講。在此種方式之下，他們不獨能穀刺激兒童，使之對於向所認爲枯燥無味的功課發生興趣，同時也使兒童對於一切的事物，能有一種綜合的認識。而這一端正爲一切教育的最後目的。一舉兩得，故其利至溥。

教育家對於一件事實必不可忽略過去，即兒童在學校中，恆覺到他們係處於一個個人競爭的場所中。此點的重要所在，爲我們所很容易見到。一個理想的學級應當爲一個單位，在其中每一個學生都須自覺爲此整體之一部。教師必須留心以控制兒童的個人志向及競爭，無令其超出相當的限度。惟兒童多不願意看到他人凌厲而前，以超出於他們之上。同時他們也不肯放棄其超出其競爭者的意向及努力；否則他們必感受痛苦而陷入失望，及祇知有己的主觀觀念的深淵中。能穀解決此困難者，祇有教師。教師的一句適當語言，能將他們的效能自競爭的方面，轉移至合作的方面。教師的規勸及指導的重要，由此即能覘知之。

就這一端言之，每級如能有一種相當的自治組織是很有裨益的。我們初不必等候兒童發展

至完全能自治後，再行實施此種規劃。我們可以試行一種自治制度，而聽令兒童以觀察其間的作爲及經過，或使之居於輔屬的地位以共同活動。他們由之以習得合作與社會生活所必要的經驗及準備。反之，他們如毫無準備而即獲得完全的自治，則他們所釐定的懲罰，往往較教師的規劃爲嚴重。他們有時甚至利用其在自治組織內的權能，以規取其個人的利益及優勢。

關於學生在學校內的進步的問題，他們必須兼顧教師的觀點及兒童自己的觀點而後始能論定之。兒童對於孰優孰劣的問題，有極佳的判斷力。這實爲一件極有意味的事。他們知道一班之中孰最長於綴字，孰最精於算術，孰最善於運動等。他們的批評多半是極準確的。有時他們對於他人所下的評斷並不公允。惟他們能知其失，而常在嘗試以求取平允。是以他們的錯誤初不在此。他們的最大困難，乃在輕估其一己；他們每以爲『人家已有這樣快的進步，我是無論如何趕不上了。』在事實上這是不對的：他們是能趕得上的。教師的責任，即在指出其論斷中的錯誤。否則，此錯誤將成爲他們的一個痼念，而限制其終生的發展。蓋一個兒童如具有此種錯誤的觀念，則他將頓阻於現有的地位上，而永遠不再能有進步。

大部分的兒童在學校中的成績，始終都留居於同一的平線上。最佳的與最劣的學生，恆為最佳的與最劣的學生，而中等的兒童，則始終居於中等的地位。此種情形，固反映出兒童的腦力的發展情形。但其最大的意義，卻在表示出兒童的心理態度的惰性。兒童經過數次挫折後，輒自囿其一己於無能的觀念中，而不再能有樂觀的及積極的態度。惟兒童在一班中的相對地位，有時也有改變。這是一件極重要的事實，以他指出兒童的智能地位，並不受什麼定命的支配。是以我們必須教導兒童以認識此中的意義，及使之能毅以之應用於其本身上。

教師及兒童又須破除一個迷信，即能力遺傳的信念。通常每以為具有普通智力的兒童所造就的成績，係得之於特殊的遺傳者。此能力遺傳的信念，實為兒童的教育中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個人心理學首先指出其中的不合處而嘗試以排除之。但一般的人，則以為這僅係我們的一個樂觀的猜想，而不是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結論。時至今日，則各界的眼光均已改變。心理學家及心理診療家，都慢慢的在接受我們的觀點。遺傳最易代人受過。父母，教師及兒童，動輒將一切的過失推到遺傳的身上，他們每逢遇到困難而需要努力以克除之時，他們輒以遺傳為遁逃藪而卸除其實行

的責任。然在實際上，我們實無有權利以逃避我們的責任。故任何觀點或信念，而有用為逃避責任的口實的可能者，我們應以疑慮的眼光檢察之。

沒有一個教育家能一貫地接受遺傳的學說，設他相信他的工作，有教育的價值及教育為品格的訓練。此間之所謂遺傳，不指生理上的遺傳而言。我們知道器官的缺陷，甚至器官的能力的差異，俱為可以遺傳的。惟在器官的運用及心理的能力之間，其溝通的橋樑究又何在？就個人心理學之研究所得者言之，個人的心經驗到其器官所擁有的能力的程度而清算之。有時心過於重視器官的能力程度。他為某種器官的能力的缺乏所嚇倒；入後，此缺陷雖已除去，然他的驚懼，卻可更經多時而始散。

人們每喜歡推求事物的起源以察知各種現象所由發展而來的原子。我們即時常使用此種方法以估計個人的成就。惟充其所得，此法往往造成許多的錯誤。其間的最常有的錯誤，為數典忘祖。我們每忘記我們如欲推求個人的祖系時，每一代有一對父母應計入的事實。我們苟反溯個人的世系至於五代，則其祖先共有六十二人之多。在此六十二人中，我們自不難找到一個聰明的人

而以之爲其子裔的能力的所由來者。倘使我們再向上推五代，則其人的祖先將增至四千零九十四人。在此四千零九十四人中，我們自無疑地能找到一個或幾個極能幹的人。同時我們又必不可忘記祖上有一個極能幹的人的事實，在家庭中所造成的傳說，其影響及作用，正不下於遺傳。由之我們可以明瞭何以若干家庭較其他的家庭，能多產生有才能的人物。這不是遺傳的關係；這是一件很明顯而簡單的事。蓋父作子述，箕裘克紹，原本多是人爲的事。但我們如隱蔽了社會制度而不論，則遺傳的統計，是很可以造爲驚人之筆的。

次於遺傳的觀念一肩者，爲兒童的惡劣的學業成績的懲罰問題。此問題常使兒童遇到許多最大的困難。一個兒童如得不到良好的學業成績報告單，則他定將發見教師是不十分喜歡的。是以他在學校中已感到難堪與痛苦。但他回到家中後，又受到其父母的斥責。他既處處感到壓迫，則他自將灰心，而走上自棄的道路。

教師對於惡劣的成績報告單的後果，必須時以爲懷。有的教師以爲兒童一次得到了惡劣的成績報告單後，將加力奮鬪，以避免重蹈覆轍。他們之爲此假想，實遺忘了各個家庭的特殊環境。在

少數的家庭中，兒童一向受着極嚴酷的待遇。生長於此等家庭中的兒童倘得到了惡劣的成績報告單後，他必不逕直拿回家去。他知道此一紙的等第，必將掀起極大的波瀾。他在再三的考慮下或抹殺之，或竟不再至學校。其甚者竟有因畏懼其父母，以致陷入極端失望的境界而自殺者。

學校制度之是非得失，教師固不與有責。惟他們有機會的話，實應盡量利用其個人的同情心及了解力，以中和此制度的非人的嚴肅苛刻性。是以教師對於一個家庭環境特殊嚴厲的兒童，可與以較寬和的待遇。此寬和的待遇，可以激發此童的志向及努力，而不致驅之入於絕望的深淵中。一個兒童如時常得到惡劣的成績報告單而又不斷地聽到旁人稱他為校中的最劣之童，則他的心上自將壓有一塊重石，而此石即在逐漸將他拖下去，直至他自承為最劣之童時始已。我們如能替這樣的兒童設身處地想一想，則我們自能很快的明瞭他何以不喜歡學校。此正為人情之所應然。任何人倘在一個場所中時常受到苛刻的批評，有不良的成績報告單，及失去其趕上去的希望，則他自不會喜歡這一個所在而必嘗試以遁出之。是以當我們看見這樣的兒童逃學的時候，我們實無庸乎驚詫。

惟對於此等事件，我們雖然無用乎驚詫，但仍應了解其意義。我們必須知道其事尚祇爲一個不良的開端，其後還大有發展在呢。此種事情如發見於青春期中，則其影響乃尤屬重要。蓋這樣的兒童儘有小聰明以偽造成績報告單，逃學等以保護其一己。在此種行動中，他們往往遇見許多先進的同道者。他們乃組織惡黨而向犯罪的道路上邁進。

此種不幸的際遇是可以避免的，祇須我們能般接受個人心理學的論斷，而不以兒童爲完全沒有希望。我們必須自信我們定能找得一種方法以幫助兒童。即在最不良的及似乎毫無希望的境界中，我們也一定有一種特殊的方法以利導兒童。惟方法究何所在，則正有待於我們的探索。

兒童每因成績惡劣而留級。留級的制度流弊極多；曉得的人已經很多，故我們用不到在此贅陳教師大都也承認留級的兒童對於學校及對於家庭均爲一個問題。這固然並不是一概係如此的；惟例外乃極少而已。就多數的留級者而言，他們皆成爲習慣的留班生。他們多退落於後，而成爲一個問題。所不幸者，此問題乃常爲人所放過而永遠得不到解決。

什麼時候應令兒童留級，實爲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有的教師利用一種個別補習的方法，以

很成功的避去這一個問題。他們利用假期以訓練失敗的兒童，發抉其生活款式中的錯誤而矯正之。是以在下一學期的開始時，這些本須留級的兒童即可照升一級，以避免留班的麻煩。這一種方法極爲良好。故我們倘能於學校中設置一級特殊的導師。此法是可以廣爲推行的。惟現在的學校多不知留意於此。這實在是一個缺憾。

級任教師對於兒童的地位最能觀察得詳盡。他如能從適當的角度着眼，則他對於兒童的作爲，一定能較旁人多知道許多。或以爲一班的人數往往極多，教師勢必不能詳知各個兒童的究竟。這一個反對，實祇有局部的道着處。蓋一個人倘能觀察到兒童進學校時的情形及反應，他是很快就可以見到這些兒童的生活款式的；因之，他之應付此童就可以避去許多的困難。卽以一大羣的兒童同時入學而言，此法也還是可行的。一個教師倘能了解兒童，則班中的人數雖多，然他的教導他們，仍較一無所認識的人爲能勝任愉快。要而言之，人數過多的班次，固然不是一種好制度而須予以避免。但他並非一個不能踰越的障礙。是以我們不能將一切認識不清的過失歸咎於其上。

就心理學的立場言之，教師不應每一年或半年更換一次。此卽謂教師不應專教一個年級。比

較合宜的方法爲輪迴制，即教師應跟隨兒童以共同升級。一個教師倘能與其學生有二年以上的共處經驗，那是各方面都能得到他的好處的；以教師由之能取得一個機會以審知各個兒童的真性。他能觀察見每一個人的生活款式中的錯誤而改正之。

聰明的兒童在學校中有時越級超升。此跳班的制度究竟有無好處，實在是一個很可討論的問題。兒童由於跳班的鼓欣，常引起一種過高的期望。但其結果他們卻未必一定能滿足之。此中的結癥，大抵由來於未認清跳班的意義。跳班祇應當於一個兒童的年齡不合於其現處的學級時行之。次之，有時一個兒童以前是落後的，而現在則已發展及進步。於是我們就擢升他一級以符合其程度。由此觀之，跳班實祇爲一種補救的方法。是以我們不應以之爲好分數的獎賞，或因爲兒童較他人能多曉得些而以之爲鼓勵，我們以爲與其令優秀的兒童跳一級以習較難的功課，還不如叫他以其多餘的時間致力於課外作業，如繪畫，音樂等。此事對於全班都有好處。一方，優秀的兒童由之習知許多新事物，而另一方則其他的兒童亦受其刺激及鼓勵而知致力於其間。有人以爲優秀的兒童應儘其所能的推升上去。但我們卻不相信此說。我們以爲不應剝奪一級的好學生。蓋我們

相信優秀的兒童，能推進全班而給他以一更大的發展的動力。

學校之中，有時將一班分成進步的及落後的兩組。我們試將他們加以比較的究察，則我們往往能發見極有意味的事實。其最足令人驚異者，為在進步的一組中，少數的兒童實在係低能者，而在落後的一組中，則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那樣的滿充着低能的兒童，其中的兒童以來自貧苦的家庭者為多。貧苦家庭的兒童相傳俱係落後的。在表面上也確有此種現象出現。惟其真正的理由，祇為他們缺乏良好的準備。至於他們所以缺乏良好的準備的理由，也不難了解。他們的父母有許多的工作須做，故沒有工夫以注意他們。次之為父母的自身也許缺乏適當的訓練以照顧其子女。是以此等缺乏心理準備的兒童，實不應歸入落後的一組中。被列入落後的一組中，在兒童為一極大的恥辱。他們將時常為其同伴所譏笑而受到創傷，其甚者或將終身不痊。

一個較佳的訓導此等兒童的方法，為導師制的施行。導師能斟酌各童的情況而分別予以解釋及鼓勵。除此之外，學校更應組織各種集會，俾兒童能遊憩於其間，以獲得額外的輔導。在此等集會中，他們能穀做他們的課外工作，舉行各種遊戲，讀書等。由之他們能穀訓練及發揚一種勇氣；其

原來得之於落後組中的沮喪及失望乃爲之吹散，而一種新生活即由之而萌生。這樣的集會，倘能輔之以更多的遊戲場地，則他們定能吸收一切的兒童，使不遊蕩於街上，以避免一切惡勢力的薰染。

男女同學的問題在一切教育實施的討論中，均有得提及。就原理而言，我們以爲男女同學的制度是應當推行的。蓋在此種制度下，男女兒童得較密切的接觸，而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惟推行此制實非一件易事；以其中包有許多問題，而需要特殊的考慮及措理。這一步如不能達到，則他將釀成許多不良的影響，而充其所得，將不能償其所失了。是以一般的人以爲男女同學的制度，是可以隨便推行的。實係一個大錯。他們忽略了許多重要的事實，而貿然以男女的一切爲完全一樣的。以例言之，他們每忽略男女青春期中的發育速率的差異。女子在十六歲前，無論在心理方面抑生理方面，均發展得較男子爲快。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而無庸乎驚異的。惟男童如不明瞭此中的真相而陡然見到女童的一切進步均較他們爲速，則他們將向兩個不合宜的方向前進。他們或感到失望而放棄其努力，或失去其自持力而與女童作無意義的競爭。學校的主持者及級任的教師，對

於諸如此類的事實，咸須加以考慮，而善爲之解釋及指導。

男女同學的制度之成敗，尤有賴於教師的態度及措拖。一個教師倘使是喜歡這一個制度而又能了解其中所牽連的問題的，則他在班中一定能善爲之導，而使男女生之間，有一正常而合宜的關係。反之，教師如係不喜歡此制的，則他必感覺到男女同學徒然引生許多問題而使他難於應付。在此等教師之下，男女同學的制度之推行，乃惟有失敗。

要而言之，男女同學的制度，苟不能好好的得其經理，而兒童又不能有合宜的指導及督察，則他自將造成許多困難的問題。此類問題中以性的問題爲尤複雜而重要。關於性的問題之詳，我們將於下一章中論之。我們在此祇將指出學校實非一個適當的處所以灌輸性知識。蓋一班之中，程度不齊，心向不一；教師如公開地向之講論性知識，則各個學生的反應，一定不是一律的。有的以教師的言論爲事實，而接受之；有的則以之爲奇聞，而嘗試以經驗之。此中的得失，就不可以同日語了。至於學生若私下向教師探問性的事實，則教師應很坦白的告訴他。教師絕不可閃爍其詞，以引起其疑惑而使他向妄想的路上去。

上論各點，多少皆有關於教育的行政方面。現在我們可以回至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的中心。總括起來說，我們可以考慮兒童的興趣，及發見其所喜歡的及能較學好的科目而以之為教育實施的依據。教育之中無所謂完全的成功；這是與人生的其他方面一樣的。此間的意義，祇謂一個兒童倘對於某一種科目發生興趣而學成之，則他將受其鼓欣而引展其努力以及於旁的事物。教師的責任，即在利用兒童的局部成功為梯階，以獲取更大的知識。兒童自己是不知道為此的。他不克利用其一方面的成功以超拔其一己，由無識以臻於有識。惟教師則能為此。在他的指導及扶助之下，他行將見到兒童能自動認識此點而與之通力合作。

我們所講的關於有興趣的科目的一切，亦能應用到兒童的感覺器官上。我們必須察知兒童對於某一種感覺器官使用得最多，及何種感覺最能使之感到興味。兒童的感覺重心是極不一律的。有的兒童明於目，有的兒童聰於耳，有的兒童則善於運動。他們的感覺重心既不一律，則其所需的訓練亦自不同。在近年來，有所謂工作學校者逐漸得到大眾的歡迎。此等學校基立於一個健全的原理上，即以學科的教授與耳目及手的訓練繫合於一處。他們的成功為一個極明顯的標識，足

以表示出駕馭兒童的感覺及運動興趣的重要。

倘使一個教師發見了一個屬於視覺型的兒童，則他應該知道此童的學習事物以用目者為較易，如地理、圖畫等是已。他最好是多看些實物而少聽些講。每一個教師對於各個兒童，均應有這樣的認識以解決其問題。反之，教師如缺乏此等睿見而徒從皮相着眼，則兒童有不能發其所長之苦，而他自己也將因其教學之缺乏成效而索然寡興了。

要而言之，一個理想的教師，實負有一重神聖而有味的使命。在他的手中握着人類的將來的命運。蓋他直接在鑄鑄現在的兒童的心理，而間接即在規定人類的將來生活。

但我們又怎樣能毅將理想的使命化成實際的活動？徒然倡道許多新的教育理想是不毅而且無用的。故我們必須完成一種方法，以促進此偉大的理想的實現。作者於多年前曾在維也納有一種嘗試的規謀。作者於學校中創設了許多顧問處或指導處（關於此等機關的詳細情形，歷史方法，成績等，可參閱作者所編著的紐約書店出版的兒童的指導（*Guiding the Child*）一書）。

此等顧問處，或指導處，或心理診察所的目的，在以心理學的知識供教育制度的器使。一個有

能為的心理學家不獨有充分的心理學的知識，同時更能了解教師及家長的生活，他與教師共同研究兒童的各種問題。他們舉行定期的討論會。這個會為全體的教師所均須參加的。他們各將其所遇到的行為有問題的兒童提出以供大眾的研究。這些兒童有的為懶入骨的，有的為囂張無度的，有的則慣於偷竊。教師先將其所見到的情形詳細予以敘述，而後由心理學家貢獻其經驗及意見。此後乃繼之以公開的討論。他們的成因為何物？其不良的情形何時始行顯著及發展？矯救的方法又屬若何？兒童的家庭生活以及他們的全部的心理發展，均予以詳細的分析。經各方的檢討後，教師及心理學家乃綜合其知識而合下一個論斷，決定以何種的方法對付這些兒童。

在下一次的集會中，此項有問題的兒童及其母親均被招列席。惟二人並不同時出席。第一步，教師與心理學家在決定了應用何種方法及步驟以對付母親之後，即先招母親作個別的談話。他們先將其子若女所以失敗的理由詳細解釋給他聽。第二步由母親敘述他對於其子或女所看到的一切。在此之後，心理學家即與之作詳細的討論。在一般的情形下，為母親者見到旁人對於其子女如此的關切，都極為感激而願意與教師等合作，以匡正兒童的過失。惟有時為母親者極為固執，

而不肯作友好的幫助。教師等倘遇見此等情形，初不可作正面的指斥。他們宜採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從旁的母親如何肯合作講起，以逐漸感化之。

最後，教師及心理學家在決定了對付兒童的方法及步驟之後，乃招兒童入室。兒童看見他的教師及心理學家惟與他講話的則為心理學家而非教師。心理學家並不以其錯誤為談話的對象。他有如在演講一般的純粹從客觀的立場上出發，以分析各種造成及發展錯誤的問題，理由及觀念。他所講的均以兒童能殼了解者為度。他告訴兒童以他為什麼感到其一己常如受到一種束縛，而他人則似乎被優待着，何以他對於成功感到絕望等。他將其中的結癥一一剖析出來，俾兒童能知其所以然而自為匡正。

這一種方法試行了將近十五年。一般曾受適當的訓練以奉行此等工作的教師，都感覺到他的功用。他們皆目之為一個極好的方法而不願放棄之。

至於就兒童方面言之，他們也大受此法的裨益。他們所得到的好處，可以分爲兩層。在一方面，一般原本有問題的兒童在此法的規導下，成爲良好的兒童。他們由之以習得合作的精神及勇氣。

在另一方面，一般普通的兒童雖然未曾親歷其境，但也能沐到他的好處。當一班之中，有一種不良的情形出現而有發展為一個嚴重的問題的可能時，教師即可以將他提出而令全班的學生共同研究之。討論的進行固然由教師指導及控制之；惟學生均得參加而有充分的表達機會。譬如他們研究一班中的懶惰情形，他們首先分析他的起源及成因。他們逐步推論，最後也許可以得到一個相當的結論。在這一過程中，懶惰的兒童雖然不知道其事為他而發，但他卻能由之得到許多的教訓以改善其行為。

概言之，心理學與教育倘能契合於一處，其功能是極大的，且其事又不是怎樣的艱難。蓋心理學與教育原為同一個現實與同一個問題的兩面。我們要想指導人心，我們必須先知道此心的活動情形；而知道人心及其活動情形的人，則惟有利用其知識以引導人心至更高及更普遍的鵠標。

第十一章 兒童所感受到的外來的影響

個人心理學的心理的及教育的展望極為博大。他不徒注重兒童的本身以及其直接的環境，同時更能顧及一切外來的影響。舊式的內省心理學，其範圍至為狹小；他祇顧到了個人的內心而忽略了其四周的勢力。為兼論其所遺漏的事實起見，馮德（Wundt）覺得有發明一種新的心理學的必要。他即建設了他的社會心理學。但在個人心理學方面，則這一種補充的工作是用不到的；因他雖以個人為名，然同時卻又能兼顧社會方面。他既不完全集中其注意於個人的心理上而遺忘刺激此心的環境，也不祇留心環境而不顧其對於各個特殊的人心的關係及影響。

教育家與教師俱不可以其一己為兒童的唯一教導者，環境之中實有無數的勢力存在着。他們不動聲色的以穿入兒童的精神生活中而直接地或間接地在支配兒童的發展及塑鑄其人格。所謂間接的影響者，即言此等勢力能薰染兒童的父母的意識，以養成一種特殊的心境，而由他們

轉推於兒童。這一切的事及影響均爲無可避免的，故我們必須予以考慮而善爲之備。

第一，教育家必須注意兒童的家庭的經濟狀況。以例言之，有許多家庭歷代以來均處於一極窘迫的境界中。這些家庭中的人胼手胝足的掙扎着，而眼看他人則優遊自在的生活着。他們自養成一種痛苦憂傷，及不滿的感覺。他們深爲此種感覺所縈擾，而其行事乃不能盡合乎常情。因之，他們之教育其子女，自亦不能使之有一健全的合作的態度。他們的生活徘徊於心理的安定極限上。在這些極限間，人不再能從合作的方面以活動，以他們常爲恐慌及痛苦所襲擊而失去其安謐的及樂觀的心向。

舍此之外，我們又必不可忘記長時期的飢寒及貧窮，能影響到父母及兒童的生理健康，而生理的不良發展情形，則又能影響他們的心理生活至極大的程度。試以大戰以後的歐洲兒童爲例。這一批兒童比較其前輩難於長成得多。他們的體格較其前輩也相去遠甚。復次，在家庭的經濟狀況，以及其對於兒童的發展的影響之外，我們更須注意爲父母者缺乏生理學及衛生學的知識的影響。此知識的缺乏恆與父母的膽小的及姑息的態度攜手並行。爲父母者每溺愛其子女而不願

使之感受任何的痛苦。故他們對於其子女的生理缺陷或其他弱點，不肯及時或斷然加以匡正或救治。有時他們的過失爲疎忽。他們往往以爲兒童的生理上的不良情形，是自動能改善的。故他們不於適當的時候招請醫生以診治其子女。然此實爲一大錯。在鄉村中，他們猶可以醫治不便自解；若在城市中則一切均極便利，又安得因循自誤。蓋養癰徒然遺患，爲父母者實應及早爲計。否則一種不良的生理狀況倘不及時得其治療，則他極易發展成爲一種極危險的疾病。此疾病即幸得治療，已直接障礙兒童的身體的發展，而間接則損壞其心理的健康。就心理方面言之，一切的疾病均爲危險的淵藪，故我們須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以避免之，萬一避之不得，則須從早徹底治愈之。

假如此等危險的所在是不能避開而不經過的，則我們可以訓練兒童以發展其勇敢及樂觀的態度，俾他們能有較強的抵抗能力以減少這些影響的危險性。在事實上，祇有缺乏社會心的不樂與羣處的兒童，方能由疾病以影響到心理的健康。一個兒童倘生長於一社會化的環境中而自覺爲一個整體的一部分，則他的心理將不十分易爲危險的疾病所損害；不像被寵壞的兒童那樣的一權重症，即能引起心理上的失常。

兒童生活的縱的研究常指出兒童的心理騷擾很多開始於百日咳，腦膜炎，驚風等疾病之後。因此之故，一般的人卽以此等疾病爲心理的困難的成因。惟事實卻不是如此的，他們實祇爲一種激發的勢力而能顯出兒童所潛具的品格上的瑕疵而已。兒童在患病的時候，忽感覺到他的勢力及地位。他發見他如何能控制其家庭。他在其父母的面上見到恐懼與擔心的表情，而知道這些都爲他而發。當他病愈之後，他仍欲繼續爲注意的中心。他卽發爲各種的妄想及要求以挾制其父母而嘗試，由之以實現其理想。惟此事以發見於一般未經社會化的訓練的兒童中爲多。這一般兒童祇知有己，故亟欲藉此機會以表示其自尊的意慾。

在另一方面，我們又時常能發看見疾病爲一個機會以改善兒童的品格及生活。此事可以某教師的第二子爲例。某教師有幾個兒子，他的長子有常態的發展；其一切均毫無問題。惟他的次子則頑劣殊甚。他時常離開家庭而與其他的頑童伍，遊蕩嬉戲，竟可經久不歸。在學校中他更不消說得常爲一班中的一個最劣的學生。他的父親非常關心他，但始終想不出好方法以矯正他的惡習而使之歸於正道。此老於計窮力殫之餘，決心以之送入改過院中。但正在這一個時候，他忽發見其

子的脾部染有癆症。這一種脾部的癆症，需要父母的長時期的看護。於是他即留養之而予以相當的照拂。當此童最後病愈之後，他竟成爲家庭中的最佳之兒。在事實上，這一個兒童所需要的祇爲此病所供給的父母的額外的注意及看護。他從前所以不肯服從的理由，祇爲他時常感覺到他的處於一個聰明的哥哥的醫影下，而失去其應受的注應。他因爲不能像他的哥哥那般的爲其父母所鍾愛，故反其道而行之，力向頑劣的方面走去而希冀能由之以引起他們的注意。入後他的疾病使他知道他也同樣的能得到其父母的顧惜，於是他遂幡然改悔而力矯前非，以成爲一個良好的兒童。

關於疾病尚有一點應予以注意，即兒童對於其曾經身歷的病痛恆保有一重極深刻的印象。他們感受到極大的驚異以發見人世間竟有這樣的事物如危險的疾病及死亡存在着。他們的心版上所鈐留的印象沈浮於其意識中而隨時在泛現。蓋我們可以發見許多人，其興趣完全集中於疾病及死亡上。這些人中的一部分找到一條適當的出路，以控馭其對於疾病的興趣。即他們皆投身於醫藥界中，爲醫生爲護士而與疾病對抗。但大多數的人，則徒惴惴於病死而罔知所以處之病。

與死成爲他們的一個障念，以阻礙其有用工作的作爲。我們會檢閱一百個女兒的傳記而發見其中有半數以上自承他們的生活中的最大恐懼，爲疾病與死亡的思想。

爲父母者必須留心以防護其子女，無令其兒時的疾病，以深刻的印象加於其幼稚的心理上。他們應以準確的事實告其子女，以泯除其震驚。他們更須使後者明瞭生命雖然是有限的，但已較長爲各種有價值的活動。

童年生活的另一個危險角隅爲異客，家庭的熟人或友好的接觸。兒童在與此等人會晤的過程中，常鑄成許多的錯誤。其所以然者，以此等人對於兒童並不真正有所愛好。他們祇隨便的引逗兒童，與之作耍，或餉以果餌，博其一粲。這樣的事雖似乎無關緊要，然極能影響兒童。有時他們於一極短的時間內，即能左右兒童的行爲。此等賓友爲博父母的歡心起見，又往往極口讚揚兒童。其結果輒使兒童貿然據以爲實，而成爲非常的自負。此外在他們與兒童共處的極短的一段時間中，他們常寵容兒童或干涉父母的管教兒童，以擾亂其經常的教育。諸如此類的事，均須極力予以避免。任何外人均不得干涉父母教育兒童的方法。

次之，生客對於兒童的性別，往往辨別不清。他們常稱男童爲美麗的姑娘，或女童爲英爽的童子。這樣的事也應避免之。其理由我們將於論青春期的這一章中討論之。

家庭的一般環境自然是極重要的，以他給兒童以一種認識，使之知道他的家庭對於社會生活，究竟參加至怎樣一個程度及範圍。易言之，此一般的環境，給兒童以第一個有關於合作的印象，生長於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家庭中的兒童，極富於人我之見。他們往往將家中人與外人，分別得清清楚楚。他們感覺到他們的家庭與外在的世界間，似乎有一不可逾越的鴻溝存在着。他們以爲外在的世界中滿充着有害於己的分子，故常以敵對的眼光視之。要而言之，隔絕的家庭中的生活，不能推進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他使兒童以猜忌及敵愾的態度對人，而唯自己的利益是圖。在此種方式下，他自障礙兒童的樂羣及善羣心的發展。

就最合宜的方式言之，兒童在三歲的時候，已經應該準備好如何與其他的兒童共同遊戲。同時他如遇見陌生的人也不應該再畏懼及嘍避。這一步如不能準備好，則他長成後，勢必成爲善羞而有過敏的神經。他將以一敵視的態度對付一切的人。這一種特性最容易於被寵壞的兒童中發

見之。這樣的兒童都祇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他們常想將一切人摒除於外。

假定爲父母者自早卽能留心於此等特性的消除及矯正，則兒童在其後來的社會生活中定能免去許多的糾紛及困難。是以一個兒童倘能於其最初的三四年中得到一種良好的撫育與指導，他倘能從早與其他的兒童共同遊戲以獲得一種公共的精神，則他不獨可以泯除其善羞性及驕倨態度，同時更能預防可能的精神病，甚至瘋狂。蓋瘋狂及精神病之染有者，以生活於隔離的形式中的人爲多，此輩獨夫對於他人完全沒有興趣，更不知合作爲何物。他們一心以己爲念，遂覺得處處不如意而致鬱結成病。

家庭環境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爲經濟狀況。經濟狀況的改變，無論他由貧變富，抑由富變貧，均能引生許多極難於排遣的困難及障礙。假定一個家庭原本是極爲富有的，但入後忽喪失其財產。這顯然爲一極困難的境界。倘其富有的時期係在兒童的極幼時，則其形情乃尤爲困難。對於此等境界最感到難堪者，爲被寵壞的兒童。蓋他於此境界中不再能獲得與從前一樣的注意。他對於此點初未有所準備。故他遂念念於其失去的利益，而不能以正常的眼光及充分的勇氣，應付其當前

的及未來的生活。

一個家庭如突然成爲富有，則他對於其兒童的撫育，亦將有困難發生。暴富者對於其新財產，每不知如何使用之。他們更缺乏適當的方法，以處理其子女。他們每以爲其子女現在應有一較好的生活了，故不惜浪費金錢以饜其慾。他們以姑息縱容爲得計。其結果遂使行爲有問題的兒童，往往出現於此等暴發戶的家庭中。

惟此等困難，甚或禍患俱係可以避免的。避免的方法亦殊簡單。我們祇須予兒童以適當的訓練，以發展其合作的精神及能力，其事已可。這一切的情境，皆如旁通側達的門道，兒童能由之以逃避必要的合作訓練。因此之故，我們對之必須嚴加注意。

兒童不單能感受物質環境中的變態情況，如暴富驟貧等的影響，同時也能爲心理環境中的變態勢力所左右。人心之中往往含有許多心理的偏見，而這些偏見，有一大部分即係由家庭所處的景況中引生而來的。有時此類的偏見，由個人的動作中茁出。例如一個兒童的父親或母親，曾做了一些不名譽的事。此不名譽的印象，即深銘於此童的心上而使之感到極大的恥辱與威脅。他對

於外人及將來均懷有一重恐懼的心。他常欲自匿其身世，而惟恐他人將發見他為某人之子。他的精神上的痛苦是大得莫可言喻的。

父母對於其子女負有三重的責任；即他們不獨須供給後者以一適如其分的物質生活及一良好的教育，同時更須供給他以一切發展所需要的適當的心理基礎，庶幾他可以很順遂的發展，而無須乎較他人多擔負一些困難。是以為父者如有酗酒之癖，或常狂暴使氣，則他應該覺悟這一切均將影響到他的兒童。他如為父母者倘係一對怨耦而時常勃谿，則他們自身固然感到痛苦，而其子女乃受害更深。蓋戾氣所鍾，兒童自蒙其影響而不能有一正當的生活態度。

此類兒童時代的經驗深印於兒童的意識中，而非輕易所能遺忘。兒童固然能避免他們的束縛及影響，倘使他能彀得到一種合宜的合作訓練。所不幸者，具有此類經驗的兒童大多得不到所需的合作訓練。蓋造成此類經驗的情境輒阻止兒童，使無由自其父母處獲得此種訓練。因此之故，近年來有一種新運動出現，嘗試於各學校中增置指導兒童的機關。他的目的，即在彌補上述的缺陷。蓋父每如因或種理由而不克擔任其應為的工作。則其事惟有移交於一曾經心理訓練的教師，

以他能引導兒童以完成一健全的生活。

舍此類由個人情境而來的偏見外，尚有許多由國家、種族及宗教的不同而來的偏見。此類的偏見不獨足以影響到被侮辱的兒童，使之感到痛苦與難堪；同時也能影響到恥笑他人的兒童。因後者往往由之而成爲驕倨與自負。他們自以爲屬於特殊階級而即建樹一種特殊的生活標準而循之以行動。其結果則他們十九均將歸結於失敗之中。

國家與種族間的偏見，爲戰爭的基本成因。戰爭爲人類的一個最大的災禍。他直接毀滅生命及一切的事物，而間接則造成各種罪惡與恐慌，以遺諸後來。是以爲人道及文明的安全及進步起見，戰爭是必須予以消滅的。弭除戰爭的一部分責任，即在教師的身上。教師應說明戰爭的真正意義，指出侵略及防禦的區別，以發展兒童對於戰爭的正當概觀。他應使兒童知道戰爭雖是要不得的，然正常的自衛能力與勇氣，則係不可少的。他不可令兒童隨意玩弄槍刀或表演戰爭，以表現及發揚其求取優勝及好大喜功的意慾。蓋此種方式實非文明生活所應有的準備。多數的青年受兒童時代的軍事訓練的影響，以戰爭爲榮譽，而貿然加入軍隊。此外尚有什百倍的人，雖未正式加入

軍隊，然其心理則已爲其兒童時代的戰爭遊戲所損傷，而終生不能擺脫其影響。他們的生活滿充斥着戰士的緊張精神。他們以抗爭的態度處世，而終生不知如何與其他的人和諧共處。

父母對於兒童的玩具，應時時予以留心。在過年過節的時候，賓友往往贈兒童以玩具。當此之時，父母應格外留神。他們應將一切戰爭玩具及崇拜戰爭英雄與描寫殘酷戰績的故事書剔出而毀滅之。

關於如何選擇適當的玩具的事，有許多話可以講。惟其原理則殊爲簡單，即玩具以能刺激及發展兒童的合作及建設精神，而有利於其後來的事業者爲上選。執斯以言，我們就可以知道積木等活動玩具的價值較一切完形的玩具爲高。蓋兒童拿到了前一類的玩具後，可以構建各種事物以培養其工作力及建設性。此外，爲抑制兒童的殘忍性的發展起見，對於一切幼小的動物，應阻止兒童任意虐弄之。我們必須開導兒童，使之知道這些小動物並非玩具而爲人類的良伴。是以兒童用不到怕他們，但也不可虐弄他們。我們倘看到兒童有虐弄小動物的行爲，則我們就可以猜到他的心中，必滿充斥着制宰及欺凌其他較他自身爲弱的人們的意慾。他必定弱於合作心而不善與

人共處。是以一個家庭中如畜有貓犬鳥雀等小動物，則家長必須教導其兒童，使之知道動物也與人一般有痛苦等感覺，故不可任意摧殘之。此與小動物的正常關係，即爲一個預備的階段以引至與他人合作的正常社會關係。

兒童的環境中有各種親裔感，一兒童也許有祖父母。祖父母的地位在現有的文明中，有些近於一個悲劇。就理想的情形言之，當個人逐步老成之時，他們應保有充分的地位以容其發展。他們應做更多的事業及享更多的利益。但在現在的社會中則情形適正與之相反。他不以老成爲可貴而反以之爲庸朽。他將年紀大的人推到一個角隅中，而騰出地位以容納新人。這實係一個很大的錯誤。蓋是翁矍鑠，老當益壯；他們如有更多的機會以工作及奮鬥，則他們是一定能有更大的成就的。同時他們自身亦能感到更大的快樂，而不再有耄矣之歎。是以我們不應當勸年紀老的人退休。退休的意義，爲全部生活規程的改變。其事對於老年人的心身安寧，實爲一種騷擾及震動，故還不如聽其安於故業之爲愈。但今人爲錯誤的社會習慣所困，輒以富有活動能力的老人置諸高閣。我們剝奪他們的繼續表現自我的機會。惟此種錯誤的態度的影響及結果究又屬若何？則稍察之。

下，即可知道我們加於老年人身上的錯誤，多折射以影響及於其孫息。蓋此輩老人感覺到爲人所輕視及忽略，於是他們即努力以證明他們仍還是存在着而具有相當的權勢。其自證的方式，大都出於其孫輩的教育之干涉中。他們爲顯示其權勢高出於兒童的父母起見，輒極度寵容兒童而不容其父母管束。他們利用此種態度及手段，以證明他們仍舊知道如何撫育兒童。他們不知這種行爲實爲一件最有害於兒童的事。

我們對於這一班善良的老人，必須避免傷害其情感。一方面我們應供給他們以更多的活動機會，而另一方面則須使他們了解，兒童應生長成爲獨立的人，而不可爲任何人的玩物。兒童決不可爲家庭爭鬪中的戰具。祖父母與父母如有什麼爭執，讓他們自己去決定，其是非得失好了；千萬不可將兒童牽入以爲臂助。

我們在研究心理有病的人的身世的時候，我們往往能發見在他們之中，有一大部分爲其祖父或祖母的寵兒。由之我們立刻能發明瞭此事與他們的兒童時代的困難的關係。他們或者爲他們的祖父母所寵壞；或者其祖父母的偏愛引起家中的其他兒童的媚嫉與競爭，以致造成許多

的糾紛與衝突。此外又有許多兒童既爲其祖父母所寵愛，遂以爲人人皆應如此的愛之。是以他們如見到他人不能像其祖父母那樣的愛之，他們即感覺到一種刺傷，而不能安於其生活。

在兒童的其他的親戚中，其擁有巨大的勢力而足以影響到兒童者，爲聰明伶俐的堂兄弟或姊妹。此輩堂兄弟或姊妹，可以列爲一個最危險的分子。有時他們不單是聰明，並且也非常美麗。二難既并，其危險性乃愈大。惟他們何以爲危險的分子？一個兒童倘有一個聰明的或美麗的堂兄弟或姊妹，則又有何種困難將行發生？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俱不難得其答覆。假定一個兒童有一個聰明的堂兄弟，此童如富於勇氣而具有開闊的胸襟，則他能設知道所謂聰明並不是什麼神明的東西，而祇由來於較佳的訓練。於是他即求取一種方法以訓練其一己，俾能超過其堂兄弟。反之，他如認定聰明爲一種天賦的特惠，聰明的人生下來就是聰明的，則他定將感到自己不如他人而致怨於造物之有欠公平。在此種方式下，他的全部發展，自將概爲之障阻。所不幸者，兒童之中，能循前方式而趨者，爲數至尠。而蹈後方之覆轍者，乃夥。願沈沈。再以美麗而言，他固爲自然的一個特賦。惟現在的社會往往過分重視之。美麗的人多少總能假佔些便宜。由之我們就可以推知一個兒童倘

有一個美麗的堂兄弟或姊妹，則他定將感到其壓迫。他必有人美我醜之感，而其生活款式中自將有各種錯誤的概觀及作爲隨之以出現。此種心境的壓力至巨至久。甚至在二十年後，一個人仍能很深切的感到其兒童時代對於某一個美麗的堂兄弟或姊妹的妒嫉心。

破除崇拜美麗的執念的唯一方法在教導兒童，使之了解健康與能力在生活中實遠較美麗爲重要。我們固然不能抹殺美麗而稱之爲毫無價值。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有一美麗的民族較有一醜陋的民族爲好。惟在任何事物的合理化規劃之中，我們俱不能將一種價值單獨劃出而揭之爲最高的鵠標。是以今日的社會過於看重美麗，實係錯誤的。且事實又告訴我們，僅僅的美麗實不足以完成一合理而善良的生活。在罪犯之中，我們於極醜惡的凶漢外，尙能找到許多美麗的青年。這一批美麗的青年又如何會成爲罪犯？其間的經過初不難於認識。此輩青年自負其美貌，以爲一切事物均能遂其意而使之。是以他們對於生活實未會有適宜的準備。入後他們發見生活中的一切問題均非經極大的努力不能解決。於是他們遂轉向阻力最小的路走去。但人的墮落是很快。古諺曰：『從惡如崩。』羅馬詩人浮吉爾 (Virgil) 曰：『進地獄是極容易的。』故他們終於往而不

返以成爲罪犯。

對於兒童的讀物，我們也有幾句話須說。兒童究竟應當讀那一些書？我們對於各種童話及故事又將如何處置之？此間的要點爲兒童的認識及解釋事實完全與成人兩樣。但我們對於這一點卻時常忽略過去。此外，我們又常忽略另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即兒童的把握及了解事物多沿他個人所私有的興趣的特殊款式而出發。譬如他爲一個膽小的兒童，則他將於其所讀到的故事中發見許多能核實其懦怯心的事實，而使之常惴惴於危險之來臨。因此之故，我們對於童話及故事必須予以適當的詮釋及評斷，俾兒童讀之後能明瞭其真意義之所在，而不致爲其主觀的幻想所蒙蔽。

童話固然爲極有趣味的讀物；故不獨兒童喜歡讀他。即成人讀之也能感到極大的興趣而得到相當的好處。惟其間有一點應予以矯正，即童話的時間及地點均與現實懸絕。惟兒童的感覺大多爲統一的；他們不能判別真實與虛構，也不知道時代的不同及文明的差異。是以他們所讀到的童話雖然大抵寫作於一個與現在完全不同的時代或文明中；但他們卻不能知之。他們祇統盤接

受其內容而不知稍加損益，以求合於當代的觀點。以例言之，童話之中十九皆有一個小王子。此小王子又恆爲聰明與美麗的而能得到一般人的贊頌。其全部的品格多描寫得極爲動人。此筆下的境界固永不能得之於現實之中，惟他們仍能代表一個理想境界而有合於現實中的某一個時期。在其中，王子的崇拜乃爲必要而自然的事。故我們必須將此類的曲折告訴兒童，而使之能有一準確的認識。此外童話又時常講及魔術。我們也須將魔術的莫須有剝切開導兒童。否則他們將據之爲實有而隨時在妄想利用之，爲一個便易的解決事物的方法。例如有一個十二歲的兒童當人問他願爲何等樣的人之時，卽率爾而答曰：『我願爲一個魔術師。』蓋魔術師驅神役鬼，其生活固極爲容易的。

童話經適當的詮釋與評斷後，可以用爲一種工具以教育兒童，使之知道合作的意義及拓大其眼界。童話之外，電影亦爲一種能左右兒童的勢力。電影幾概爲成人而作，而又以娛樂爲主，故其內容含有相當的教育意義的，善善惡惡，無所不有，是極爲參差的，稍解人事的兒童觀之，最易造成誤會及不良的印象。近來有所謂兒童電影者，大率以童話爲題材。惟兒童對於此等電影，仍時常

發生誤會。例如一個兒童在四歲時曾看到一本童話電影，其中有賣毒蘋果的一幕。多年之後，他仍保有其最初的印象而相信世界之中有出賣毒蘋果的惡婦人。許多兒童不能認識劇中的主題；他們或誤解之或就之描取過急的結論。是以父母如攜帶其子女去看電影，則他們必須詳為後者說明劇中的意義，而使之有一準確的認識。

報紙的閱讀，亦為一種外在的勢力，而足以影響及於兒童的意識。報紙亦為成人而設，故其中的一切記載及論斷均以成人的立場為根據，而未嘗顧及兒童的觀點。在若干比較進步的地方，除普通的報紙外，尚印行有專供兒童閱讀的報紙。這是極好的辦法。惟就尋常的報紙言之，則他往往給沒有準備好的兒童以一歪曲的生活的畫象。兒童的幼稚心理受其影響，遂以為習人的全部生活中皆滿充着謀殺，罪惡，及意外的危險。意外危險的敘述，對於幼童的影響尤為深刻而惡劣。我們可由許多成人的記述中，見到他們為兒童的時候是怎樣的怕火，以及此火的恐懼怎樣把握住其心意。我們如推求其成因，則我們即可知道無非因為他們兒時曾在報上讀到火災的記事罷了。

上面駢列的若干種因素，祇為兒童所感受的外在的勢力中之一部分。家長及教育家在教育

兒童的過程中對於一切勢力，其他未曾提及者亦在內，均應予以充分的考慮及防範。惟上述的幾種，則係最重要的而同時又能說明一切外在勢力中所包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故應特別予以注意。個人心理學家以爲解決他們的關鍵，也不外乎爲樂羣的社會的興趣及建設性的勇氣二端。在此亦如在其他的問題中一般，此同一的工具是有用的。

